

此
來
霍
爾
本
傳

譯之立陸 · 著甫霍柴

柴
霍
甫
評
傳

● 譯之立陸 著甫霍柴·哈米

刊社光國州神海上

安董·巴夫洛維奇·柴霍甫於一八六〇年正月十七日生在泰甘盧地方柴霍甫街（原名波立寸斯克）的如今是四十七號的一所屋子裏。這所大邸宅一直到如今還好似是帶着世家門第的風味。孩提時代的安董·巴夫洛維奇寄養在莫拉斯丁爾斯克街的莫也西葉發的家裏，而幼年時代——則在他父親所有的，在葉里沙維金斯克街的一所屋子裏住。

按家譜上所說，安董·巴夫洛維奇是個家傳的文學家，在乞爾特可夫的記載中很佔地位，他的父親就是乞爾特可夫與托爾斯泰之間一個有雄厚聲譽的人。一八四一年遠遠在農奴解放時代之前，安董·巴夫洛維奇的祖父用三千五



805709

百盧布贖買了自己的家人，其間有七百盧布是亞歷山大的女兒增加的。當他住在渥林呵發脫的伏羅涅斯克縣的時候，他買得了自己即移住唐斯克的軍事區域，在那裏並長年的爲一八一二年著名的布拉托夫伯爵的政府服務。

作家的父親巴維·伊哥洛維奇是個天賦的怪人，在他極幼小的時候即嗜好音樂，在家譜的附註上紀載他一八三四年在渥斯大勃的寺吏處學習製曲，而一八三七年他已經能奏提琴了。一八四〇年巴維·伊哥洛維奇執業格爾斯糖工廠，他是一個非常篤實的人，他曾有一次送匯鉅款由格爾斯到莫斯科，並時常做販賣家畜的交易，不錯的，有人替他做傳記時曾寫他是個販賣家畜的商人。一八四四年巴維·伊哥洛維奇移住泰甘盧，在一月叫珂彼林的移民商店做事。一八五七年他開始終結他自己的雜貨店，這一直遲延到他移居莫斯科時，即一直直到一八七六年。以後，和泰甘盧的二等商人會一起，巴維·伊哥洛維奇會再

努力的參加做了些壞裏的買賣，同時他自己的店就虧了本，於是他就做了教堂樂隊的指揮者（見短篇小說唱詩班，有趙景深八卷本柴靈甫短篇傑作集譯文，開明書店出版，本篇收入第八卷老年中。），奏着提琴，有時候還畫一些圖畫。神學家約爾的影像就是他畫的，至今還懸掛在耶爾泰的安董·巴夫洛維奇的屋中。

一八五四年的十月二十日巴維·伊哥洛維奇在泰甘盧與葉富格涅雅·亞珂敷麗芙娜·母羅瓊發結了婚，這就是作家的母親。她生長於莫爾上斯克，是一個智識階級人家的女兒，當時俄國的羅紗商人把自己的貨品推銷全俄羅斯，銷售完畢後總是到泰甘盧去休息，葉富格涅雅·亞珂敷麗芙娜在她自己經過的一趟路程中曾寫了很好的一篇小說，是一篇描寫騎馬走遍全俄羅斯的傳記；那時候，她還完全是個小姑娘。以後，她所有的兒女們，尤其是安董·巴夫洛維奇

都極喜歡讀她這短篇小說了。她——是一個慈良的沉靜的有德性的人，無疑的，未來的作家是承襲了她的教養關係。

巴維·伊哥洛維奇爲了應妻子的懇求要使他們的子女受良好的教育，曾親自去探詢在泰甘盧的學校那一種是規模嚴格的，是最流行而有益的，恰巧當時地方上風行希臘文，於是他把安董·巴夫洛維奇就進了希臘文學校。但當時對這學校的教授頗有流言，安董·巴夫洛維奇經過了兩年，隨又轉學市立古風中學。作家在那希臘文學校時是極誠實的學生，除在必需的可能範圍之內與教授們談談以外，很少做別的。

巴維·伊哥洛維奇的家庭，是一個普通的族長家庭，在幾十年中曾遷徙了幾省。他的父親是一個極嚴格的人，但這一點也不能妨礙他們的家庭生活，他們的家庭仍然充滿了溫和的慈愛的現象。他們都自日出工作到日沒。全家的人

都起得很早，孩子們去上學，回家後就溫習課本；他們每天都祇有一點鐘休息的時間，他們都像是很能幹；最長的亞歷山大能修理電台，尼古拉能畫，伊凡能綴訂書籍，而未來的作家——能編著這些書。傍晚，父親從拉夫卡（註：這是俄國特有的一種小商店，是一個露天的木棚）回來，開始合唱着歌曲：巴維·伊哥洛維奇喜歡唱譜，並把這些教授他的兒女們。安董·巴夫洛維奇唱的是中部音。此外，巴維·伊哥洛維奇和他的兒子尼古拉到晚上就合奏着提琴交響曲。葉富格涅雅·亞珂敷麗美娜總是不停的做着事，這時候她在盡她主婦的職務或是替小孩子們縫着涎圍，她總是懸念着，充滿了慈愛的懸念着，她已經是全然忘了她年青時代的樂趣，現在她整個的生命都是獻給了小孩兒們了。她自己已確信這好似是一種無代價的奴役，她時常向她的兒女們說起奴隸制的苦楚，她並暗示的使兒女們知道愛情，她不僅是對所有的人都好，並且要是談比

別人困苦一點她就待得更好，她對小雀子和動物都是很慈心的，對一切從沒有什麼暗計，她祇有一個嗜好，就是愛摘取花。但是安董·巴夫洛維奇在他一生中，不愛那些所採摘的花朵，而他認為只有地上長的花堆才有趣。他以後時常向朋友說：

——父親是個能幹人，而母親就是他的靈魂。

他們的鄰近來了個法國太太素萍，教孩子們的法文並漸次教他們奏拔霞娜，——這是一個國立銀行的職員，她的生活不是固定的，她也曾流浪到好幾省的家庭去過。特別在柴霍甫氏的家庭中她還編纂了些曲譜，又組立了家庭神學會。

每禮拜六全家都到教堂裏去做晚禱，回家後，還繼續唱許久的讚美詩。香爐裏燃着香火，再，父親或是任何一個兒子朗誦着短的頌詞，以後他們合唱着

詩和讀一章聖經。早晨他們提早喫了午餐，飯後全家又合唱着聖母像前的古希臘的讚美詩。安董·巴夫洛維奇對這些唱讚美詩者，曾記載在他的一篇小說聖的晚上中。這一種家庭祈禱特別熱心的是巴維·伊哥洛維奇和米脫羅芳·伊哥洛維奇兩兄弟。但是兒女長成後都不如此，他們根本就不喜歡那些唱歌職業者。關於神學會一些情況，安董·巴夫洛維奇會把牠寫入了貴族之妻一篇小說中。

巴維·伊哥洛維奇喜歡唱歌，他想把他的兒子們組成一很好的樂隊，能夠在教堂裏或地方官廳裏去唱（這是一八二五年時亞力山大第一住過並死於此的）。但這祇限於耶穌受難週和復活祭日一天，以及五旬節和昇天節日。未來的作家在此時就學會了一切教堂中的禮儀和與他的兄弟一齊唱會了歌。

在百年前的七十年代中，從東高加索的羅斯托夫起建了一條鐵道與泰甘廬

的貿易貫通了。鐵道又將這城市與羅斯托夫鄰近接連了，巴維·伊哥洛維奇就在這其間順利的做着買賣。他計劃好了在那裏築了一所屋子出租（現在是猶太貧兒收養所），這就是他的營業的最終一幕。他在那裏愛唱歌並在教堂裏服務以及很多時間花費在社會事業上。他有時帶了他的兒子到他的拉夫卡裏面去教他們學習那「經濟的眼光」，這從最大的亞力山大起直到最小的祇有八歲的米哈止。除了在拉夫卡的小屋裏坐着以外，孩子們還到海濱去捕魚，玩弄皮球，到城市的花園中去散步，以及整理家務事情。在這嚴格的家庭制度中，有時候所有的孩子們還要受肉體的懲罰，這似乎是他們的義務以外的義務，但他們在享樂時卻充分的自由。他們執行一切的職務都很敏捷，從沒有違背父親或母親的意志，但是這種家庭制度對安董·巴夫洛維奇的精神上却留下了不快的痕跡，並在他的一本小說我的生活中也有許多是作者言行錄的描寫。

安董·巴夫洛維奇是很壯健的聰明而活潑的小孩，是極謙謹而極有見解的小孩，他在他的兄弟中是最有才幹，最精明的人，他在聽講或是觀劇的時候，他能知道誰是摹擬着別人或是誰要上演了。此外他更能學了老學究讀他自己的教材一個字一個字地絲毫不錯。這些內容他寫在他最初的一個短篇處女作給鄰居教師的信中。這可確定地說是他的傳記的一部份，他雖也曾「時常有些遲鈍和生澀」的表現，但實際說來這也是一切好動的小孩們難免的表現，因此安董·巴夫洛維奇的幼年時代也是一樣的。在中學生時代的安董他在料理家務中很佔優越地位，甚至他充當了他兄弟中的『會計』，他在整理事務中並學了小俄羅斯語（可脫梁里夫斯基曾把這寫入了他的莫斯卡里——卻里夫尼克劇本中）。他的一齣詩劇曾於祭日上演，這時地方官和外國領事們都齊集在那裏觀看，這算是地方官成全了安董。他的一身學校制服外配了一頂祖父遺傳下來的

舊帽子，他如此的就對準着縣官坐着。他的長兄亞力山大這時候已經不在家裏居住了，他先在一中學校充當助教，以後他到莫斯科去了，就永沒有回家過，那時是一八七五年的事。這時的家庭中，他們與尼古拉兄弟這一系一總只有四個人——安董，伊凡，瑪林，米哈，這其間的安董就是最長並是最有權威的了。這幾個孩子的命運，似乎是註定了相互間不會別離太久的，一直到九十年代末他們仍然聚在一處。

巴維·伊哥洛維奇逝世了，兄弟中兩個較大的到莫斯科去送葬。他的屍體埋葬了，他再不能做什麼事了，不能到唱詩班去唱他得意的歌曲，他自己的樂隊也早就無形的瓦解，家庭的生活在這時很窘，而比較以前貧困，在葉里沙維金斯克大街上的一所房屋也抵押了給別人。小孩子們鎮日價的奔走勞動着。到晚上安董就寫着他的詩作，或是大家一齊聽着母親講故事，或是聽姨母妃杜香。

雅珂夫里夫娜講故事，甚至聽乳娘講故事，這乳娘曾在柴霍甫氏家裏許多年直到最近一年才回到家中去的，這是一個優秀的婦人，她能夠把她那經驗豐富的生活找出一些話來做故事講，她的名姓叫阿咖菲雅·亞力山大羅敷娜·枯姆斯卡雅，她幼年的時候會到過著名南伊洛發斯克城，她會和伊洛發斯克將軍的女兒結爲至友，她並幫助了這至友由家庭脫逃出來去私奔羅西男爵，但這件事她却像狗一般的受到了責罰。她的一生是極奧妙的，是非常有詩意的。幸運那篇小說就是安董·巴夫洛維奇直率地描寫她所講的故事。葉富格涅雅·亞珂敷麗芙娜所講的故事，多半是真的事實，那是當她還是小姐的時候，坐了馬車旅行全俄羅斯，從烏拉奇米耳省到泰甘廬正遇到了西華斯土布之戰，聯軍敵讎了泰甘廬，農民爲了奴隸制的束縛也很感到痛苦。她，就出了嫁，於是便沒有再出去過。她所講的這故事，無疑的明明白白地，是未來的作家底天才的發展史。

秦甘盧無條件的是反映在我們的安董·柴霍甫的文學著作中。這一切都寫入了他的套中人（見趙譯柴集第四卷快樂的結局）。安董·巴夫洛維奇我已經說過是在泰甘盧中學讀書，當時的學校監督是亞力山大·費陀羅維奇·寄雅可奴夫，他在此服務已極久，差不多是三十年至三十五年之間，從此處畢業的學生有好多充當了神父，有好多卒業後在母校助教，但是他——仍然絲毫不變的處理一切事務和自己過活。他自十年至十五年以前一直到現在，像學生們說，他仍然是穿了那一條『細棉布』的褲子，不僅是他的東西是老古董，就連他的說話任何時都是一套老生常譚。他走路很慢，並且有些像爬，因此全校替他起了個混名叫『蜈蚣』，雖則沒有人敢當他的面容他的醜態，但是差不多是全城人士都知道，他的每句話都是不會忘記而有趣的。他每天總是刻板的要說一句『到教室裏去！』假如他不說這句話時，他整天的會感到不安。他從未與人

爭辯過，他的同僚中有些人反對他的行爲，他也沒有過問。一言以蔽之，這是一架機械，只是行走，說話，動作，受委任書，拆爛污，至多不過能受別人的利用。寄雅奴夫的一生中，在極好的天氣也穿了套鞋，並隨時都挾着一柄傘。這就成了彼里可夫的典型並是套中人裏面的第一個英雄。這尤其是當五月一日那天全體學生與教職員步行到城市的森林中去的時候，爲泰甘廬人士所傳遍了。森林的名稱叫做『櫛樹林』，這離城約有三俄里遠。安董·巴夫洛維奇很歡喜這地方，他時常的懷念着牠。這地方，原來的名字叫『青珊瑚馬拉伊斯克』。當安董·巴夫洛維奇最後一次到該地而經過全西伯利亞到沙哈連時，許多地方的住民都歡迎他想和他熟識。他便將自己的像片贈送給他們，這像片就是會刊印在雷珊·皮二素茨克書中過的。安董·巴夫洛維奇給他們的這些像片都題了名並與他們喝得酩酊大醉。他著作中的洪禮齊的墓地，也就是泰甘廬的

墓地。……「他走了半俄里，墓地一帶是很黑暗的，好似是在不透光的森林中，又好似在一個大花園裏。他突然發見了一處白石的短圍牆，並有一扇門……在灰色的月色之下，可以看見門上寫着「內有人住」……斯達爾茨夫就進了耳門……」以及其他。還有許多他在泰甘廬的生活會寫在那我的生活中。我在上面曾說安董·巴夫洛維奇有一個姨母妃杜香·雅珂夫里夫娜，這就是他母親的妹妹。她是個肥胖的婦人，她永遠都是憂愁的，她不僅對柴霍甫氏的外甥沒有一點愛，並對一切她所熟識的人都是如此。她是個非常好喫的婦人，她的住址是租了魚場的一間屋子，並與屠夫普羅咖啡·亞歷克山·西維奇貼鄰。這屠夫和他的母親住在一處，但他更喜歡親近妃杜香·雅珂夫里夫娜，並把他自己的錢很信任的貯藏在她處。安董·巴夫洛維奇對這屠夫普羅咖啡及姨母妃杜香會在我的生活一書中很生動的描寫着（見殺掉你的頭！）。

『阿母，一切的事情我都能替你勤快的做，我將奉養你過天年，如若有一天到臨時，我將把自己的一切隨同葬在墓地裏。』

這一句動人的話就是那屠夫普羅咖啡·亞歷克山·西維奇說的。但最後安董·巴夫洛維奇敘述他時，『他被杖責過了，因為他坐在肉店裏會談論過某醫生的醜事。』他這一種行為祇是在泰甘盧沒有做過，而在與尼斯涅——洛敷各洛特的一件事到有些相仿，當虎列拉病流行時，那裏是老縣官巴羅洛夫主政，命令一個大商人叫克大也夫的在自己的店裏傳出去說：『不要聽信謠傳，在我們的城裏虎列拉一點也沒有，這是醫生檢驗過的！』而實際上虎列拉正盛行着。這個事實我想正同安董·巴夫洛維奇所說的那事實相像。至於泰甘盧的一般生活情況曾有一篇短小說冷血記載着牠。我們柴霍甫氏還有一個叔父米脫羅芳·伊哥羅維奇，他和柳特妹·巴夫洛敷娜也結了婚。這個柳特妹·巴夫洛敷娜還

有一個兄弟安特立·巴夫洛維奇，他是一個可憐的人，幼年時候從沒有找到一點事做，晚年才在泰甘盧政府一商業機關做點子事，他得到了個經驗曉得節省他的用費去買一些家畜和肉類把他帶到莫斯科去賣。但是他這種辦法很不適當，並且很不實際的，他要經過許多麻煩並要受鐵路人員的敲詐才能帶到莫斯科，但他仍是毫無代價的着了魔似的去帶，到了莫斯科總是找了安董·巴夫洛維奇訴說他沿路遭遇的不幸，並總是搜索許多張的材料給作家。安董·巴夫洛維奇在冷血那小說中會很精細的寫了這安特里·巴夫洛維奇的故事。

我們的話應回到安董·巴夫洛維奇的傳記上來了。

一八七六年四月，巴維·伊哥羅維奇正式的停閉了自己的營業並移居到莫斯科的兩個大兒子處，他們有一個是大學學生，另一個是任某學校繪畫與彫刻教師。直到後來，柴霍甫氏的房屋拍賣給了銀行商人西里發洛夫。所有的家具

都被一個債主取去，葉富格涅雅·雅珂夫里芙娜在家裏也無所事事了。凡牛（註：即伊凡之俗稱）與米素（註：即米哈之俗稱）這時候被送到勃拉托夫鄉間的外祖父處去住，安董在此時只有十六歲，他在這種家庭生活中真擔襖極了。

三個月後（七月廿四日）葉富格涅雅·雅珂夫里芙娜就經常的從泰甘廬到莫斯科帶了馬素與米素安董與凡牛則總是留在泰甘廬，可以說，這也是他們的命運。到第二年的春天凡牛也被帶入莫斯科了，安董呢，就只有一個人了。但是他却整整地三年這樣孤寂的過去了，他在他的學校中悉心的研究，把他自己的學年延長了，獲得了很多。那時他還未卒業。

這三年在他的生活中使兒童時代的安董·巴夫洛維奇就形成了青年時代的凄苦，他在家庭中，是很少過到安寧生活的。的確，住在莫斯科全家的人，任

誰也不知道安董·巴夫洛維奇是怎樣了，除非他自己來寫信告訴他們。但這一種道德的支持法並不能使安董得到一點慰藉。安董·巴夫洛維奇的信在這時候大概沒有寄，在第一年時我看到首都的這無數的住屋我真有些感到住在泰甘廬的不幸了。這三年中安董·巴夫洛維奇是寄住在西里凡洛夫處，他是收買柴霍甫氏房屋的商人並是傭人克拉油搓夫之甥。無疑地，他完全是個才上城的鄉下老，他只知探礦，建築鐵道，鐵道要與美國的速度相等。『火』與『礦原』等字眼在他是很觸目的。一八七九年安董·巴夫洛維奇由中學畢業到了莫斯科。這時他已經會射擊短銃並會騎馬了。假使他這樣去投奔西里凡洛夫的兄弟——伊凡·巴爾菲奇維奇，那他一定可得到極優裕的生活。當安董·巴夫洛維奇在學校七年級至八年級時，他極愛好文學，有一次他的弟弟米哈曾寫了一篇文章給他（米哈當時也是七年級）他就說他最快活的是讀小說。他在那三年中，時

常到戲院中去觀劇，他愛好的是法國傳奇劇曲（例如被殺的王子與玫瑰的郵局等）庚姆立脫以及這類的下等喜劇，如愛子他曾讀了很多。仔細些說：安董·巴夫洛維奇在讀愛子那本書時是與他的叔父米脫羅芳·伊哥洛維奇同坐在廊下，叔父每一頁差不多都要重複一遍；「這一切都是很適合他的！」他（作者）了解這書後會如此說。這種方式安董·巴夫洛維奇以後會採用了寫我的生活那本小說。這其間他更模擬了沙平里格，波爾，露俄等。他對劇壇的熱心研究，在七年級時候，那時他曾寫了一脚本名無父之兒和一篇短的小喜劇無鷄湯喝，這是他寫了寄給莫斯科的兄弟的。他著作東西時是用許多次在海濱上作成的，但當他從中學畢業他的著作就迥然不同了。他畢業後就常為祖國之兒一報撰文並自己編一雜誌命名曰小兔，這是他預備寄給他的長兄看以轉寄到莫斯科。

一八七九年八月安董·巴夫洛維奇到了莫斯科進了大學。他來時不是一個

人而是和學校兩個同伴一起走的，校醫沙弗里也夫與齊姆蒲拉托夫。這好似使柴霍甫氏家庭可以從地底昇到教堂頂上一樣，於是他得到較好的房間住了。

當巴維·伊哥羅維奇在極困苦的期間後，我們自己就全數都完了，在札夫里洛夫物品商人處的股份也陸續的由他每月給四十盧布而告罄，但是仍然不夠用。巴維·伊哥羅維奇自己也在這商人處任事，這在莫斯科河邊上，每天清早他要和一些奴役們一同去做工，到節白雷「城」去，一直到夜才能回。札夫里洛夫是有名的莫斯科的地痞，他的整個的思想則是阿史特洛夫斯基式的，他虐待他的傭工，當他們做囚犯一樣。關於這些，安董·巴夫洛維奇詳細的寫入了他那本小說三年（有張友松譯本，北新版。）中。父親的去做這些事，當安董·巴夫洛維奇第一天到莫斯科時就表示不滿。他在此時就開始編著着家人的合傳了，這寫得很詳細，誰能夠做什麼事，誰擅長什麼，都精細的列入。以後安

董·巴夫洛維奇又把這收入了蜂雜誌中以及他的處女作給鄰居教師的信中。我明白，他很性急的期待那信箱雜誌的主筆凡辛里夫斯基·布克夫的回音，這回音終於載出來了。「我們非常虛心的接受遠方的伙友的賜教」。這就是安董·巴夫洛維奇開始文學生活的一個斷片。我想他那封原信也許是從聽到他祖父伊哥爾·米哈羅維奇寄給他父親巴維·伊哥羅維奇的一封信。這是一八七八年時安董·巴夫洛維奇抄寫會過的，但是柴霍甫氏的文學著作最早的還是要看學校的課卷論克爾格斯這東西現在陳列在泰甘盧的博物院裏。

牠簡略的內容如下：

『克爾格斯』(Kirces) 絕世美人，可以這樣說；她整個的面部，比較不太小，是圓形的，頰骨要高一些，眼睛是很狹窄長條的，細眉，獅子鼻，黑花面孔。還要寫明白，是要體格強健，受過嚴厲教育的人，身材中等。克爾格斯

的人民是游牧民族，他們的一生中都在馬背上馳騁着，大概他們是不會步行的了。他們的行止沒有定所，他們的宿處是在帳幕裏。帳幕的構造是藉幾株樹柎支成，而幕基則埋入地下，帳幕的頂上蓋了一頂氈帽。他們的許多建立都是很愉快的。」

因為父親是這樣人物，以後當安董·巴夫洛維奇是他父親的財產承繼者時，他更傳襲了他父母的知識。當安董·巴夫洛維奇還沒有來時，家庭的費用都由亞力山大與尼古拉兩人供給，但當安董來後，他就必須以短篇著作籌措全家的費用了。尼古拉在一家滑稽畫報上繪漫畫，伊凡在市立公學中執教鞭，而最小的米哈這時是在大學讀書，並能製平而圖版了。葉富格涅雅·亞珂夫里芙娜和她的妹妹瑪珊不停的做着事。全家的人都以安董為中心，和他的情感很密切。——『安董怎樣說？』『安董以為怎樣？』『安董將如何辦呢？』全家的

人都如此標榜着。無論他在文學上的成功與失敗，全家的人都是熱烈的與他表示同感。

伊凡·巴夫洛維奇由學校教員已升爲莫斯科省的伏斯克里辛斯克縣的候補官員。這是一個小部市，與較大的鄉鎮頗相像，這縣城中僅祇有一個教堂。一個警察局就是全市的最高政府機關；這還是假設在一個腐朽了的別墅中，這別墅在過去也是極廉價的。城市的附近有一幽美的新教寺院。城內有一突出的砲台，這砲台由司令官瑪伊夫斯基管轄，這個人是個極活動而交游廣闊的人。那地方還住了個著名的皇族哥洛赫發斯托夫，他對地方行政方面也曾做了一些事。他的妻子涅林卡·安特烈芙娜曾寫了些喜劇和別的本，在官辦的劇院裏演過。除此之外，還有一些軍官們的和砲兵司令官的夫人。每年，所有的柴霍甫氏兄弟都到伊凡·巴夫洛維奇的學校中去玩。伊凡·巴夫洛維奇則經瑪伊夫

斯基大佐的介紹，兼任了軍官們和砲兵司令官的家庭教師，並因此和莫斯科的智識階級人們熟識了。有一年柴霍甫氏的兄弟到伊凡·巴夫洛維奇處去時，在一羣人中有一個是安董·巴夫洛維奇，當時他是大學一八八四年班的學生，他也漸次的與一些人熟識了。在這城中的生活都趨附於瑪伊夫斯基的左右，他有幾個小女兒——安尼，生亞，愛里阿西加，都和安董·巴夫洛維奇很親密，以後的一篇孩子們（見趙譯柴集第五卷孩子們），就是描寫這個時候的。每天一大羣人遠足到很遠的地方，玩着羣衆遊戲；在外面任意的談論着政治，再到斯特林去。這時的安董·巴夫洛維奇對軍事生活有了徹底的認識，以後的三姊妹（有曹靖華譯本，商務版。）中也是描寫這時候的。

安董·巴夫洛維奇又編了斷片。再又寫了醒覺的時辰和觀覽人以及光明與黑暗這些都是諷刺貴族的作品。從此他就移住彼得格勒，正式過他的著作生涯。

了。這時他不再做一點別的事。這事的發生是如此的。以滑稽聞名的賴謹到莫斯科去訪他相識的詩人白爾明，他們或是圖同到他的傭人處去，偶然在路上遇到了一個長髮的大學生，白爾明向賴謹說『這就是英才的人物！』賴謹就問『這是誰呢？』『這——柴霍甫，我在斷片中認識了他！』因此賴謹就把安董·巴夫洛維奇在自己的刊物上介紹了。這時的青年作家已開始了新的筆法：他在彼得格勒同在莫斯科一樣，他在文學上的旨趣仍然如在黑麥酒中，並必然的在『努力』。他刊行他的著作並借用自己在弗士克里山士克的一生活，他的幼年著作在此博得了高貴的代價，雖則這些著作都是五光十色。離開弗士克里山士克兩俄里地方有一葉肯斯卡雅病院，那病院中有一著名的鄉醫生阿長吉爾斯基。他的聲譽頗紅，一般人都尊稱曰治療專家，大概他是當地唯一的一個醫生了。他在醫科大學最後一年級担任教授，以及指導缺少經驗的初期

醫生。安董·巴夫洛維奇就很快的知道了他，他並和這阿長吉爾斯基相識了，並極愛好阿長吉爾斯基的病院。這棄肯病院鄰近農村，安董·巴夫洛維奇就以此病院，下等醫生，病人及病院助理等爲題材寫了許多傑作（例如逃走者（見孩子們）；旋盤機師以及其他）。有一人曾一度到這病院去求治牙痛病，當時，阿長吉爾斯基正爲一病勢危急者診治，於是隨委託一醫科大學實習生爲他治牙痛（這人以後也做了醫生，名做 S. P. Yang），這位沒有經驗的實習生乘鐵鉗之力，將患者的無病牙齒都夾了出來，這時候——他自己也顯得手足無措了。

——不要緊，不妨事的——阿長吉爾斯基贊譽他說——拔出來就好了，病痛也就沒有了！

這位醫科大學的實習生把拔出的牙齒擲在他的帽子中，放下鐵鉗就去了。安董·巴夫洛維奇在知道這件事後，隨寫了一篇短篇小說，名外科醫生。

在葉肯地方，有一西維尼戈羅（大音城）的醫生烏斯潘斯基，一個年青的神學院生徒，無論到那裏都是低了頭，說話的附尾總有一個「啊」字，稱呼任何人都用「德」字（註：即你之意，在俄文中是很無禮的。）。

——安董·巴夫洛維奇，你記住啊，——他如此的向柴霍甫說——我去休養所了。我以後再來叫你，好兄弟，你記住好了啊，我將來一定來的啊，我還替你預備一個琵琶呢。

安董·巴夫洛維奇把他的弟弟米哈帶到了西維尼戈羅去，這是個較小的城市，與弗士克里山士克距離有二十一俄里，也算是個政治中心區域。這地方的鄉村病院是由該地的醫生主持的，安董·巴夫洛維奇也是這病院中的一份子。並有地方政府派了專門家參與了這病院的管理。作家在西維尼戈羅做事是無代價的，他這時祇寫了一篇小說養稜，他是很安於他的崇高生活的。一般地

說，安董·巴夫洛維奇的文學生涯與弗士克里山士克及西維尼戈羅的生活情緒給與了他不少的作用。他在西維尼戈羅刊行的作品有以下幾個基本的短篇小說：死屍（見趙譯柴集第七卷審判），詢問（見快樂的結局），以及其他諸篇；對弗士克里山士克的郵政局長安特烈·伊哥雷奇他曾寫了一個短篇小說，名曰爲：文官考試。

離弗士克里山士克五俄里遠，有一克西里夫的田舍在那裏。那地方，完全是鄉村風味。克西里夫的外甥是個青年外交官——伯爵並兼有侯位。克西里夫的妻子名瑪麗·府蘭奇綿羅敷妮·白琪乞發，她是著名的當代美人，並是莫斯科國家大戲院的導演白琪乞夫的女兒，他即是曾寫過一長篇小說四世紀以前，書下具名阿莎妮的人。他們從未搬動過，自冬到夏他們老是住在巴日崗不動。每年，當柴霍甫氏的兄弟到休養所去時，準能克里西夫處遇到他們，當一八

八五年起一直到最後三年，克里西夫氏的家庭仍沒有一點變動，克里西夫氏的家庭是一個較優秀的家庭，他們全家都很文雅的對待鄉民猶之在喜劇中的人物一樣。白琪乞夫是一個有吸引力的人，他於文學藝術都很有研究，因此柴霍甫氏兄弟都願意親近他，他的聲譽不僅是在俄羅斯，即在外國也知道的很多。安董·巴夫洛維奇兩篇有名的傑作：那個可憐的辦事員是怎樣死去的（有宋春舫譯文，收入東文文庫，商務版。）及吳樂德（見趙譯柴集第三卷黑衣僧），都是寫他個人的軼事。瑪麗吳拉節米羅敷娜她是個多感的漁婦並會替一些雜誌撰文。她時常和安董·巴夫洛維奇在一處釣魚，他們放下了唧筒就談論着文學。他們又時常同到公園中去散步，這一件事，安董·巴夫洛維奇曾自己說過：「我們沉醉於波里斯拉夫的瑪爾克維奇之中」。這正是在他著作長篇小說山莊（見風俗開評，中華版）的時候。以後，歌誦詩人們中享盛名的中部音歌者吳拉節斯拉

夫里夫將這製成了一通俗的『民歌』，名爲：小田莊裏的悲哀，他自己時常的唱這歌曲並連瑪麗·吳拉節米羅敷娜也時常唱着。在克里西夫近處認識了達爾戈謀深斯基，卻也可夫斯基，和沙里文；他們全家都是嗜好音樂的人，整天的談論着作曲家或是評論劇曲的藝術。他們中有兩個豔麗的小孩——小女孩莎絲和西麗施——曾一度的私往公園中去，因此，很有趣的給安董·巴夫洛維奇帶了些新鮮的材料回來。狩獵家伊凡·格甫里洛夫，園丁，工匠，農夫，全體的農婦，自然界中的河流，森林，黃鶯，波桑羅夫斯基的深淵，以及一切的一切，都給與了安董·巴夫洛維奇的生活中一種適當的養素。這從他在巴金斯克寫的阿里比渥娜的女兒和魚兩篇小說中可以看到。我特別詳細的知道，工匠在巴金的冷水浴中（對當時）的捕取淡水魚是很有作用的，這在急助中也可讀到了。當他著薇娜（見趙譯柴集第六卷妖婦）的時候，是在朦朧的月色下，在煙

霧迷漫的花園之中——這花園也就是巴金花園。我用不着在此太瑣碎的敘述他當時的一切日常生活，關於這些，安董·巴夫洛維奇會自己寫入了他的著作中，總之安董·巴夫洛維奇的時代當他還沒有病時，是快樂的時代，在他生活中浮出了一層微笑的向前進。這都是在巴金時候的情形。安董·巴夫洛維奇睡眼是極早的。清早七點鐘的時候他已經坐在他的桌子旁邊在寫着他的文章了。這時候他已是『彼得格勒日報』的辦事人。他這時已熟識了老歌師格里各羅威契·波龍斯基和其他彼得格勒的名人。柴霍甫的小說的取材，我已經說過多半是在巴金或巴金的人羣中，或由人而牽引到巴金的鄉村而來的。這些，安董·巴夫洛維奇在彼得格勒時曾引以自豪。大概，還有米克新的信札報紙和雜誌都能引起安董·巴夫洛維奇的興趣，他在彼得格勒刊行的短篇小說和以上這些東西想互間差不多成爲一種交換的作品。每天的飯後，他和朋友們一齊到達

拉札羅夫斯基的林中去游覽。安董·巴夫洛維奇老是喜歡這樣去尋找松蕈，於是他就一個人就跑進了不透日光的森林中去了。隣近達拉札羅夫斯基林有一較矮的教堂，作者是很注意這教堂的，這教堂，在一年中祇撞一次鐘，撞的時候是夜裏差不多要撞一句鐘之久。教堂的另一面是專爲郵遞信件而築的石路，這許多景色給與柴霍甫很好的資料，他以後就寫成了兩篇小說妖婦（見妖婦）和不良事件。從森林中回家後就吃些點心，安董·巴夫洛維奇繼續寫他的小說或是作一回戶外遊戲，直到八點鐘再晚餐。晚餐後就全體到克西里夫的大屋中去。這裏，大家都是很年青的，安董·巴夫洛維奇祇有二十五歲，各人的姿容都是薔薇色的。這一種晚會表現了我們的卓越的人物：克西里夫與白琪乞夫坐在桌旁排列着樂器，葉李利維塔，阿力克桑達羅敷娜伴奏着，善於唱低音曲的吳拉節斯拉里夫就唱着歌。柴霍甫的兄弟們卻都圍住了瑪麗·吳拉節米羅夫娜，要

她講外國故事，講關於卻葉可夫斯基的事蹟，講達爾戈謀深斯克的事情，以及講沙里文的一生。我可以在此斷言，安董·巴夫洛維奇的嗜好音樂是在此處開始。安董·巴夫洛維奇是一個很洒脱的人，他總是帶着笑，談吐都很滑稽。附近，馬克西木夫克鄉有一名叫列維唐的美術家在習畫，有時他也到巴金來，他的寫真冊中畫了許多東西，安董·巴夫洛維奇也會被繪入這畫冊中，安董有一本小說是這美術家畫的插畫，這小說就是：華西禮斯姑娘前面的柏樹（華西禮斯是他滑稽的替沙絲克西里瓦起的渾名，意指野菊花）。小孩子也都叫安董·巴夫洛維奇做菲西（阿菊）。有一次安董·巴夫洛維奇釣得了一尾鯽魚，小姑娘就高聲嚷道：『呵，華西捉了一尾鯽魚啊！』。在晚上聚在一處時多半是談論着文學，藝術，更不停嘴的翫味屠格涅甫，丕塞姆斯基和神特林。有許多是在看書，再多的人是拿一册厚的畫報或是報紙在圍觀。這優裕而快樂的生活，天

然而幽美的住處使安董·巴夫洛維奇也是極快樂的。他在小說中曾自評過他這種安樂的生活，這也就是他以後壯健的開端。有時候他喜歡惡作劇，當夏日的晚上，他到列維唐的住處將臉上塗了些顏料，包扎了頭巾，配了柄短鎗在曠野的河邊去站立着。一輪圓月從地底升起正照耀着他，列維唐騎了騾子去追他，把毛氈鋪在地上，臥在上面；回到屋中，也同樣的塗上顏料膜拜着天，好像回教徒膜拜着東方一樣的，俄而在他們面前的一座叢林，一羣亞剌伯人出現了，安董·巴夫洛維奇很冷靜的握了鎗參與了這羣人中。列維唐就腐肉一般的倒地了，這完全像是一幅東方圖畫。有一次列維唐曾假設一法庭，克里西夫是審員，安董·巴夫洛維奇則假扮檢事，他的朝服是繡金的。當安董·巴夫洛維奇讀着訴詞的時候，許多人譁然的恥笑他。於是，他便真憑實據地註入了他的小說瓶中。

他過得很好，祇要不是一錢不名時。他在斷片的報酬得到很少，在那時他更沒有權力多寫一些作品，因為他整天的在替『彼得格勒報』做事。

安董·巴夫洛維奇爲什麼要時常到報館去催索他的稿費，爲的是，他一大家人口等待着他的哺育。

但是這事却使他感到時刻的不安：一八八六年時安董·巴夫洛維奇曾患咯血症。他第一次患咯血症時還在一八八四年末，但當時未至肺結核的程度，而現在已形成肺癆了。然而他自己却不信，也許是自寬自解的說這不是肺癆，僅祇是咯血症，但以後漸次的顯著在無可隱諱時，他就承認了他自己的病。當從戈戈維市遷移到莫斯科的雅克盲克時，他的睡眠是不安神的，他的『癩癩』起了，使他的牙齒咀嚼也變得斜傾了。最後他終於到了梅里荷夫，他吃驚的看見了幾個黑色的僧侶，這些僧侶使他寫了一篇小說。關於這些，我下面再說。

自遷移到雅克盲克以後（一八八六年），安董·巴夫洛維奇開始擔任「新時代」的撰稿人，他專門爲這刊物寫了傳誦一時的安息日。他自編了斷片以後這時他已進到深刻的大作家的領域中了。克里哥洛維奇在致某君的信中曾景慕安董·巴夫洛維奇的才幹。安董便把這寫入了他的作品。他這作品的結構是極鮮明而有深刻見解的東西，一切都是奇特的在文學上僅見的洒脫人的作品。當然的，這一年他是得了他自己的兄弟們的幫助的。這時候他又開始患着在夜裏劇烈的咳嗽。他總是喜歡和自己熟識的人閒談取笑，當有一個人不見了時，他必須約了來；他又時常去訪一些貧困的青年，這些人都是在音樂學校肄業的學生，他和這些人的姊妹們也都親熱。

一八八七年夏天，安董·巴夫洛維奇完全移到南俄去住了。他寄居在親戚處，很滑稽的寫了封信送給他一個表姊妹並到哈林可夫斯基縣的斯弗德山去訪

過一方丈。這——是一個異常秀麗的場所，傍於童昌河旁，在這四個白堊環抱的山中，觸目皆是信神者寫的自己底警句。現在斯弗德山上的僧侶們全是替施主們做着功德，差不多可以說，全俄羅斯都萬人空巷的要到此山上來一趟，每半夜時，寺院裏撞着鐘召請善男信女，一直到天亮了才停止這鐘聲。這些寺院供養自己的僧侶和施主們。每年差不多十萬以上的人口，他們這都有許多儀式來進行他們的工作，安董·巴夫洛維奇很喜歡這些有趣味的東西，他的兩篇小說中也曾說到這個，一卽神聖之夜，我已經在上面說過了，另一篇是漂泊者（見老年）。後一篇小說的內容是一材料新穎而內容極豐富的作品，是當他移居南俄時路上的紀載。當時安董·巴夫洛維奇是在偵探的監視下，他從這一處到那一處，都有這一偵探交到那一偵探暗地裏解押他走，使他走一步路也不自由。這些偵探一無所能祇是在寺院附近的客店裏探訪着一些閒事，於是安董·

巴夫洛維奇就成了他們的對象。安董·巴夫洛維奇寫那篇漂泊者除了直率地描寫以外，自然加添了一些作料。但無論在作者的那一本小說中，這篇東西就成了一個特號參考書。

一八八七年秋，安董·巴夫洛維奇寫成了他第一部劇本伊凡諾夫，早先在未寫成這東西以前，作者的著作是覺得很嚴肅而極費思索的，但如今安董·巴夫洛維奇已經是成名的大作家了——他的寫，說，都引起了別人的注意，他的腳本在莫斯科劇場上演時，曾哄動一時的使人們腦中印了個深刻的印象，這就是伊凡諾夫（有歌式之譯本，商務版），第一次在舞台上出現，劇場中的看客就擠滿了。一般的對伊凡諾夫那幕劇感覺到這是在安董·巴夫洛維奇的小說體裁中一齣下等劇。這種下等劇的體裁更深入到「斷片」中；另一個感到這是新類的莊重和無邪的腳本。劇院的處置平日是極混亂的：一方面申令禁止大聲呼

叱，另一方面多半又嘈雜的喝采拍手，以及呼喊作者的名字。但是在伊凡諾夫下幕劇上演時，觀眾却極沉靜的守規矩，並且在報紙上會稱道這種行為許久。這似乎是給劇院中開闢了一新紀元。從來未有的在報紙上如此談論過戲劇。在一八八九年正月伊凡諾夫在彼得格勒的亞力山大皇家戲院上演，一向是嘈雜喧嘩慣的至此也改變了為研究的鑑賞藝術的眼光，來看這新的人物伊凡諾夫。安董·巴夫洛維奇的這幕劇會勝過了蘇佛林的權威，這新的計劃和作者的風格可冠一切的戲劇作家，這時正是他開始用心理學來募畫文學作品的時候，他的天才就成就了他的聲譽。對的，他的寫成伊凡諾夫是不願一切旁若無人的，以至刊行出版都是很快。安董·巴夫洛維奇很早就愛好歌舞小喜劇但仍是他自己毀了牠。當他在大學未卒業時他已著了一個長篇脚本，這曾在莫斯科瑪麗戲院上演過，以後並經莫斯科名伶葉爾莫落瓦配置修訂過。這脚本是規模宏大的，劇

中有鐵道，有馬賊，有統御平民的官廳政府，這些這些都是很華貴的陳設。安董·巴夫洛維奇還有一雛形的戲曲名逆旅者，被檢閱局所禁版（在一八八五年時），以後他將這改作了短篇小說。但這一本劇並沒有什麼特色。伊凡諾夫是經過兩星期寫成的，沒有作成之前，安董·巴夫洛維奇曾和莫斯科某戲院的可爾神君在他的戲院中談論過許久，因為在可爾神的戲院中很便利於演喜劇和歌舞劇，而莊嚴規模宏大的劇本却不相宜，而安董·巴夫洛維奇是善於談諧的，因此可爾神就慫恿他替自己的戲院寫一齣喜劇，在這種條件之下安董·巴夫洛維奇隨執行了他的預約。在庫特林茨克沙獨伏街的克爾涅夫家中的一間開淡不明的斗室中，安董·巴夫洛維奇就一幕又一幕地寫成這齣戲劇，並交給可爾神送到檢閱局批准後就立刻開始演習了。但不要忘记這是急迫的執行預約寫成的伊凡諾夫連他自己也沒有能仔細的審查一下。安董·巴夫洛維奇是劇壇上的一撮火

藥，他在寫成伊凡諾夫的成績上乃繼續寫成一小喜劇熊（有曹靖華譯文，名為蠢貨，未名版），這也是一直到如今仍風行全俄羅斯的。熊是曾在「新時代」中發表過的，牠第一次公演在莫斯科爾神的戲院。這小喜劇由名伶梭洛夫夫扮演，梭洛夫夫以後和阿自拉摸瓦合夥在莫斯科自建了一座戲院，他們的聲名亦顯於一時。本來他們這戲院的誕生，主要的目的是爲了要演一種新的有引誘性的脚本，但是這却沒有成功。梭洛夫夫曾向安董·巴夫洛維奇說：「謝謝你，幫幫忙，給我一種戲曲吧！」但是安董·巴夫洛維奇所有的稿件沒有一篇寫完全，因爲自那戲院的誕生到那時祇有十天或十二天。梭洛夫夫預定出一千盧布的代價，這條件似乎含了一些誘惑性。而安董·巴夫洛維奇就應允了替他撰著了。每天，他作一幕劇，他的兄弟——大學生就將這些字行抄寫在另一册子上，梭洛夫夫就將這册子送與彼得格勒檢閱局主任去檢查，

如此，這幕劇就這樣完成；在未寫成之前，作者曾幾次的滑稽的誇耀他自己的作品，但寫成之後，他自己又覺得非常不滿意。這在林鬼一書中即可見到。安董·巴夫洛維奇將他數年中的經過又寫了一本至今還留在莫斯科美術戲院表演的文舅舅（有朱穰丞譯本，較耿譯為佳，辛酉劇社版），這又勝過了那絕無疵瑕的林鬼，這時的安董·巴夫洛維奇才完全進入了文學的領域並已成了大家。同時，他著了本長篇小說，這小說是名震一時的，但實際上這小說並沒有什麼特色，嚴格的說來，倒是他以後的兩篇短篇小說較優。他寫牠（或者這是窮極的方法）費了幾年。『謹獻牠（這本小說）給魯』，一八八九年他如此寫給培里斯夫——『關於這些我已經寫過了。在小說中我記載了我的好人的生活，她的行止，言語，思想，和希望；我的目的想一次完成兩種意思：我企圖真實描寫生活的狀況，因為在生活中有些地方是越出了規範的。不過，究竟生活的規範

是什麼我也不明白，猶之我們中沒有一個人明白是一樣。我們都知道那所謂不名譽的行爲。但名譽是什麼我們都不知道。我想將生活框在框子中，但這框是人類心的試探品。這種框子——是絕對人類的自由，從強暴中來的自由，從偏見，愚昧，惡魔，以及從困苦和其他中來的自由。」（一八八九年四月九日）

我看到，在這小說中安董·巴夫洛維奇是要把藝術坦白化，在他致培里斯夫的信（一八八八年十月四日）中就可見到他自己的人生觀：「我怕那些人們以為我是傾向不正當的改進派，或是以為我是守舊的。我不是改進主義者，不是保守主義者，不是漸近主義者，也不是偶像崇拜者，更不是冷淡主義者，我是想要成爲一自由的藝術家，並祇是我自己咀嚼這滋味，這並不是上帝賜與我的什麼力量。我憎惡虛僞和強暴，我遇到牠們我將和發里西斯脫夫的反對主教一樣。愚蠢和卓越我知道不只在商場上才有，並存留在監獄中，在科學中在文學中我

看見了青年人……因此我絕不對憲兵，不對屠主，不對學究，不對著作家，不對青年人而沉淪下去。我憑我自己讀了一些店號和招貼，我懂得我的神聖的神聖——就是人類的軀幹，皮肉，智慧，才能，感覺，愛，以及應有的自由，這自由就是從權利和虛偽中出來，而在二者中是從未顯露過的。這，就是一個提綱，就是我著作的內容，假如我是大藝術家，能夠將這都寫出來時。」可以相信，這確是安董·巴夫洛維奇開始寫小說時的計劃，在一八八八年至一八八九年中這是他撰著者的最大的方針。在這年中柴霍甫氏住在枯特林斯克花園街的名叫可爾尼夫屋中，這屋子一直到如今仍然是二層樓矗立在。安董·巴夫洛維奇就和他的兄弟在樓下住，當時他們都是法科大學生，而樓上是他的母親和他的姊妹所住，並有一會客室。這屋子的建築是很宏大的，但是這房子的主人却又在他的地面另建了一座房屋去住了。那屋是用石塊砌成的，遙望之非常富麗。

以前的房屋是古舊的，是老朽的，是木造的，而滿屋子都擠滿了人；這大部份是學生，因為那時可爾尼夫博士任莫斯科大學校校監之職，因此他把自己的房屋都給學生們居住了。在這些學生中有一個語言學家信神的名叫斯節巴·阿力克塞維奇，姓白的青年，是一個極篤實的人物。我們同學都住在一個寢室裏，彼此間都很熟識了，柴霍甫氏與信仰宗教的斯節巴·阿力克塞維奇也很相投。

光陰如箭，我記載上述的這篇還在我卒業法科大學時，大概我正是將到士林茨克縣去供職的時候，那時，斯節巴·阿力克塞維奇也畢業了，忽然聽說他已守戒為僧了。待我們知道時他已經由知客而升到方丈。這種法門的生涯，斯節巴·阿力克塞維奇竟過了三十年，在全俄羅斯的寺院中他算是最年幼的方丈了。他以後就游賞西爾格並到西伯利亞，最後到南俄。以一個塵世的青年人突然的沉溺於黑闇的廟鼓寺鐘聲中，當然終於有醒悟之一日，但是這一點在法門

中却沒有慈悲了，很快的，他就爲了一件事情流配到高加索一荒寺中去。以後西格爾大師將他帶到了耶爾泰，他才得到較好的事做，這時他到浩脫克地方一別墅中去訪見了安董·巴夫洛維奇，那時安董·巴夫洛維奇已經染了很深的肺病，他自己必須到梅里荷福花園中（以下將說到這點）去休養，並時常要移居溫帶。這一種由西爾格寺院中帶到耶爾泰來給與安董·巴夫洛維奇的禮物，安董·巴夫洛維奇就寫了篇小說主教（見老年）以致謝意。在這篇小說中還有一些別的背景——就是寫香火謝索的事蹟。他的出身是如此的，當我們居在梅里荷福時，從未到教堂裏去過一次。不錯，在梅里荷福還有個教堂，但是牠從未做過禮拜，因爲牠並沒有專司香火的寺僧，當地的鄉民都到離梅里荷福五俄里遠的一個大廟宇中去敬香。我們的父親巴維·伊哥洛維奇喜歡那香火，他時常在司祀完畢後就連帶香火到我們家裏來用膳。這已經成爲一種習慣，無知的寺僧

很難爲情的和我們同餐。香火中有一個是安娜妮的父親，他特別注意安董·巴夫洛維奇，好像另有什麼作用似的。他特意的說過一句道：『日本人——都是一般的黑頭』安董·巴夫洛維奇就把這寫入了他的那本主教中。是寫在神父謝索的名下的。

安董·巴夫洛維奇的文學作品在一八八八年至一八八九年中是最豐富的時代。在莫斯科和彼得格勒戲院中出演他的作品中祇有一荒野，迄今未曾演過，而這一幕劇却是天才的作品。但現在安董·巴夫洛維奇還很少自信他自己的天才。伊凡諾夫一劇在亞力山大皇家戲院開演時，安董·巴夫洛維奇曾親自去觀覽過，以後他與格里各羅威契和蘇佛林等相互書札往來，常道及此事。安董·巴夫洛維奇的青春期和別的作家戲劇家一樣，是很自由的，有醫學經驗的安董·巴夫洛維奇是無所不精的，他有『醫學博士安·巴·柴霍甫』的頭銜，但這

種虛名對於他是不關重要了。

一八八八年至一八八九年安董·巴夫洛維奇是異常興奮的，不停的做着事，冗談着，無論到何處都喜歡和別人一起。他的書室在枯特林街一座二層樓的小洋房中。屋的形式宛如一尊小櫃。他就住在正中和許多青年人在一起。樓上是披霞娜租借部，唱歌，談笑，青年人的取樂，而樓下安董·巴夫洛維奇就總是坐在他的桌子旁，直等到他的鬧鐘使他完成撰著時。這鬧鐘只是警醒他一下，他沒有這東西時他就很難過，有時候他偶爾的頑固的要他的弟弟（本書的作者）代他奏半小時的披霞娜，他在旁邊聽了覺得更適意。「我沒有賓客無論如何不能生活」，他寫給蘇佛林說：「當我一個人時，我就感到說不出的苦悶」。在可爾尼夫屋及枯特林處，安董·巴夫洛維奇時常造訪格里各羅威契，蘇佛林，培里斯列夫，李肯以及其他的作家；並有一不速之客來訪安董·巴夫洛維

奇，這就是卻也可夫斯基，安董，巴夫洛維奇也竭誠的招待他。安董，巴夫洛維奇這時候的房中總是充滿了人影和笑聲，連最老的格里各羅威契也在其間湊趣，這老先生的談風甚健，他時常願意說在彼得格勒展覽會中的事件，他說起青年作家創作的文學作品（『騷人』!!!）這一種快樂只有安董，巴夫洛維奇劇烈的咳嗽症才能強迫他們暫時分散，而安董，巴夫洛維奇的咳嗽又偏是在夜裏來開始。這細微的病症漸次的就形成了安董，巴夫洛維奇的大禍根，以後日重一日，變為深期的肺結核了！但他自己自寬自解的以為這沒有一點危險性，他於一八八八年十月十四日致信蘇佛林說：『每個冬天，秋天和春天，以及每一個灰色的夏日我都患咳嗽。但是這都是一時的，就是當我的咯血症復發時。這些血絲從口角垂下時我頓時覺得是不祥之兆，似乎大禍殃天般的可怕……因為，以後便是肺病……這似乎是有連帶關係的，然而我沒有這種連帶關係。』安

董·巴夫洛維奇最初患咯血症在一八八五年，那時他在莫斯科地方審判廳任事（哄動一時的，斯可平銀行事件載於報紙，即他的紀錄。），『假如有咯血症——他致蘇佛林的信中說——我如何能在地方審判廳供職呢！因為以後就接着是肺病，我將也到這步田地啊——這就是我的邏輯』這咳嗽繼續了很久的時間，但是作者直到許多年後才告訴家中，那時他已在梅里荷福養病，並且是住在醫校附設的病院中了。他是從來沒有的，在一八八八至一八八九年發作了這病並且病勢很兇，安董·巴夫洛維奇的精神就有些萎靡了。他自己還以為這是偶然的狀態，還是任意的交游，但漸次積勞，終於使他在人羣中暫時的逗留一下都不可能了。他的這病使他以後不得不規定時間開談取樂，於是除了到花園中散步以外，他差不多是終日的玩弄樂器，一八八八年特別使人感到困苦的是當時流行疫的激盪，但這尤其是對於他，他是從家去找過醫生，因此他的病

就不易診斷了。

這時候在莫斯科有一個軍醫米垂和他的妻子蘇菲，他們同住在官產的肉市街的麵包作中。米垂從早到晚的履行他的職務，而蘇菲當他不在時就練習她的繪畫。她是一個苗條玉立的婦人，有一副雅緻而聰慧的風姿。她是純潔的，有藝術的天資。她的外表並不秀麗，但性情卻是溫和的人。在米垂的屋中時常有許多客人：醫生，藝術家，音樂家，文學家，這其間，還有是我們柴霍甫氏的弟兄，老實些話，就是我們覺到那裏去玩。這好似不是偶然的事，每個整夜都不顧一切的談笑着，奏樂和唱歌，但是我們在許多的賓客中從未見過一次主人米垂。通常總是許多人圍坐着，博士先生一手叉菜頭一手持刀很莊重的說：

——先生們，請喫呀！

衆人都坐在餐室裏，但沒有人在那裏東西！大家都是在咬文嚼字的談着。平

時，蘇菲對她的丈夫很溫順，她跳躍的到他面前撥撥他的頭大聲叫着：

——米垂！先生們，你們看呀！他的臉好壯大呀！

有兩個美術家到他家來了；一個叫李維丹，是一個俄國風景畫學院的發起人，另一個是野獸派畫家斯君。這個斯君很快就攢到米垂屋中去幽居起來了，他獨自在斗室中歌着並飲着紅酒。這都是多餘的客人，正如我已在上面說過，在米垂家中要半夜才開始夜宴，主婦攔門坐着，莊重的邀客人入席。李維丹是過去一個自傲而個性很強的人，而現在是一個時常現出疲乏，並總是對女人們阿媚的說：

——我倦了！

最後，蘇菲把她兄弟的圖畫課本交給了李維丹。

常年的夏天，莫斯科美術家都齊集在伏爾加河一帶去寫生，並到莎維村

——靠近時誰尼各洛特（大晉城）的一所公寓裏去住一個月。這一直到如今都是如此。李維丹也到伏爾加河一帶去並且……和他一起去的有蘇菲。她於是過了一整天，第二年她便和李維丹一起到莎維村落中去休養了。李維丹和蘇菲的關係那時已如火如荼了。當他們回家的時節，他們每經過一個驛站，蘇菲就親熱的真摯的擁抱了他的男人的頭低聲細語的說：

——米垂！給我忠實的握握手！先生們，你們看他是如何慈良的面孔呀！
而李維丹也總是在他們一起，並總是重複的說着：

——我倦了！

與李維丹同樣熱狂的對蘇菲的是姓斯的美術家，他這種接近她，也早就爲米垂所憎惡了。此外，安董·巴夫洛維奇·柴霍甫爲她所不喜。我知道，這原由在他曾在衆人前戲呼她爲莎孚（Sappho）的原故，並且這些人中有李維丹在

內。以後，安董·柴霍甫終於把這些現存材料寫了一篇小說蚱蜢（見趙譯柴集第一卷香檳酒）不過把這些人物都從新裝扮一下罷了。米垂——就是小說中的戴莫夫；炯爾迦·伊維蘿扶娜——就是蘇菲的化身；雷波夫斯基——就是李維丹；科羅司提里夫——是姓斯的美術家，戴莫夫之死，當然這是小說的虛構。

這小說在發表後（在「北國」雜誌發表）在柴霍甫與米垂間更增加一層深刻有意味的認識。有的人對安董·巴夫洛維奇不加思索的怒目以視，有的人則惡意的嗤之以鼻。李維丹也是一肚子的憤怒不能發洩，他使人傳語安董·巴夫洛維奇，他要和安董·巴夫洛維奇決鬥。然而幸虧安董·巴夫洛維奇仍是照常的冗談着，和平日一般的滑稽的取笑着；這才息事。總之一句話，從前的老友以及李維丹和安董·巴夫洛維奇才又完好如初。

一八八八和一八八九年的夏天，安董，巴夫洛維奇伴同家屬住在哈林可夫

斯基縣的一別墅中，這地方是靠近在蘇木斯克鄉的盧克田宅。這地方就成爲他幼年的一個紀念處了，他在此時，時常和住在彼得格勒的勃里斯也夫通信，他們曾說『洛新特里夫從沒有憤怒過，伊凡·伊凡洛維奇與伊凡·尼克福洛維奇也從沒有爭吵過。』他極喜歡那寬大深淵中的魚類，並也愛那水池中的鱒類，他愛柳堤，愛森林，愛城市的破落花園，以及愛少女。他的生活是有條理的絲毫不改變，早起，早睡，釣魚，到街市間去遊玩，以及到各公共場所去。在各村莊中也不使他的期待失望。他嗜好釣魚，還極喜歡弄樂器，在這些地方他總是尋找容易。並且，在他自己的屋子是鋪設極好極舒服的，那裏面有奏雙音曲的大豎琴，有梵啞鈴和這卓越的人物共起居。他曾打算永久的住在小俄羅斯有的茅舍中，但以後他卻遷居盧克；勃里斯也夫從彼得格勒去找他，這人已經是衰老的耄耋者，言語都不清了，不過他行動倒還自如，還同壯年時一樣。一般

的少女們都還喜歡接近他。亞力山大·尼古拉也維奇住的一間屋是貧乏的，但他沒有注意及此。他與安董·巴夫洛維奇竟作長時間的談話，他平日總是大聲的罵人，安董·巴夫洛維奇當他憤怒時總是闖入他屋中去問他要什麼東西。這位高年的老人很少有什麼過失，他對於自己的生活總是懷着微笑。安董·巴夫洛維奇對勃里斯也夫是極爲尊敬的，差不多每分鐘都代他在祝福。這位老先生很愛粉，而作者的母親葉敷格涅·雅珂夫里夫娜也很愛點胭脂，而安董·巴夫洛維奇自己就是他們的醫生。

以後安董·巴夫洛維奇把他的寓客勃里斯也夫介紹給了巴浪赤維奇和蘇佛林。這位蘇佛林老先生對安董·巴夫洛維奇的感情極好，他時常在「新時代」中說起他。安董·巴夫洛維奇與他也極相得，並時常爲他的雜誌撰文。他們相互間信札往來一直繼續了幾年，並都洩露了自己從未說出過的思想。離開安董·

巴夫洛維奇的住地約半俄里的地方有一大水車，車上有十六個大車輪。在這有詩意的地方週圍盡是櫟木林。柴霍甫與蘇佛林時常駕一葉扁舟捕魚於此，他們鎮日的逗留在大車輪旁，一方面釣魚一方面談論文學或社會事件。或者是一個人民或者是從前的一個農奴，或者一個偉大的天才以及鑑別那稀少的教養關係，他們相互間都有同感。他們的友誼繼續了許多年，年老的蘇佛林在那時會是著名的特里夫斯訴訟事件的原告人。這老先生一直到臨終時還是和柴霍甫很好，柴霍甫當他逝世時在外國，當訴訟事件發生時在俄國。他們倆的感情從沒有破裂過一次，柴霍甫寫給蘇佛林的書札是極謹慎的。當他們分離的時間，他們就各人自由的做自己的事，最後再把這紀錄公佈相互間寄遞，從這中間可以看見各人的宏大的思想，一種新奇的空前的發見；柴霍甫就完全是個大思想家，較之一切都優秀了。文學，審判廳，政府，社會生活——這一切都使安

董·巴夫洛維奇感到生趣，並就把這寫給了蘇佛林。

伊凡諾夫一劇在彼得格勒的亞力山大皇家戲院上演，安董·巴夫洛維奇就因此結交了名伶斯伏波金。他也是年前到盧克訪問過作者的。這一對天才與一對滑稽人物，就時常從住處的人堆中，由哄笑聲中出外去釣魚，這時斯伏波金穿的一襲燕尾服並高聳圓筒帽，他們就如此不休的在戲鬧着。他們全體曾集會於阿赫退爾克——那是一屬於城市管轄的僻靜地方，他們都寄寓逆旅，人們把他們當伯爵或是貴族看待，而絕少侍役的糾纏。斯伏波金以一優伶的身份也享受此至高的地位。

安董·巴夫洛維奇在盧克時的生活，似乎不感到什麼興味，在他的著作生涯中也沒有演習的作用，假如不是幾次三番的籌劃，那末，安董·巴夫洛維奇是寫不成櫻桃園（有歌式之譯本，商務版）的。而在巴金卻恰恰相反，他在上

述的一年中住在一個莊子裏，他的許多作品都在那裏完成，但在盧克就不能說了。他在巴金時，釣魚，捕蟹，聽伶人們奏大鋼琴與提琴，在他的青年時代是從未有過如此快樂的，他的生活也就附帶的走向快樂了。

一八八八年的夏天安董·巴夫洛維奇移居南俄，寄寓費陀西的蘇佛林處，並計劃要和蘇佛林的兒子阿阿同到亞細亞中部的波斯去。他們渡海到了巴士馬，但旋又無奈的乘大船「奇爾」經奇府里斯到了巴枯，他們得了個意外的電報，是由費陀西發出的，說是：蘇佛林的一個小兒子死了。他們於是又向後轉。這一次的旅行給與了安董·巴夫洛維奇一個很深刻的印象。這是他從來沒有的必然的結果，他是很自傷的。「新的辛酸的印象——他致勃里斯也夫的信中說——這種辛酸，是一切的生存表顯出了我現在是做夢一般的。」他回到莫斯科時感到很驚愕。當時的莫斯科是為他所不喜的。「莫斯科是冷冰冰的地

方，它祇有不良的戲曲與不良的酒店，並祇有俄羅斯思想——他在上面同一封信中說——『這在我的想像中不由我不驚訝了，我願意過了冬天就遠遠地離開它。』平行的他就留戀着聖彼得堡，他已經在週圍各處的打算，結果他在石島（卡敏洛·涅斯脫羅夫斯克）的一條大街上找到了他過文學與修養的生活的地方，他曾致書他的弟弟說：『我對聖彼得堡的偏見——是受了許多聰明人物的非難的。』這時候他又有些憎惡聖彼得堡，並開始咳嗽而使他不安了，他計劃到農舍田野間去，於是他又想小俄羅斯。他熱烈的希望，想同時與別一個作家共居在同一個地方。（見其一八八八年八月二十七日致勃里斯也夫的信）他整個著作生涯，都是追逐着光榮與進步的，大抵他對細小的事務不甚注意，他曾向沈格洛夫說自己道：『我不是波覺姆克，而是寸寸拉脫（L. Q. Cincinnati），睡倒在乾草上想釣涯苦魚（Perch），心裏感到特別的趣味，好像被廊下的鼓掌

聲在評判着一樣。我顯然是個很醜惡的庶人。」（一八八八年二月十八日）。

一八八八這一年，安董·巴夫洛維奇第一次遊「弋戈爾地」，或是到梭羅青，到米爾各羅特，以及到其他地方。在這些的遊玩與旅行中就使他得了許多資料，寫了以後的那篇楊梅。這時候，柴霍甫的全家都住在鄰近蘇姆的吟林可夫斯克縣的一別墅中，這我已經在前面說過，就是盧克田莊。這田莊是屬於卓越的人物凌脫華里夫的，特別好的是這個人非常和藹可親。他們一共五個人——大概都與安董·巴夫洛維奇年齡相彷彿，並還有小兄弟；兩個妹妹——是女醫生的助手，第三個還很小；一個兄弟是有名的彈琴家，另一個——還是聖彼得堡大學的學生。他們還有兩堂兄弟——亞力山大·伊凡洛維奇·斯馬耿與雪爾格·伊凡洛維奇·斯馬耿。這兩個都是大地主，薄枯莫夫卡的許多田產是屬於他們的，並且還有聞名的戈戈爾河旁的賀羅力，從梭羅青薄耳達夫斯

克縣以至梭羅青本地都有他們的土地；從『梭羅青大街』到赤色斯維脫與寸加拉。雪爾耿·伊凡洛維奇管理薄枯莫夫卡，可以說，不是爲了恐怖也是爲了良心，他從沒有，一點也沒有不像一個工人或是一個純農民。他自己是任何事情都做的。在薄枯莫夫卡除他們的父母以外。算斯馬耿最長，因此按照當時的風俗習慣亞力山大·伊凡洛維奇就完全要服從他，而雪爾耿·伊凡洛維奇卻須管理鄉村經濟，他是一個字也不能到手的，從東方發白一直做到東方發白，所得的收穫存之銀行或自己封鎖起來。他既是這樣終日忙碌，於是他就從沒有能夠想一想他的自身。

離斯馬耿的薄枯莫夫卡不遠的一些田產，請斯馬耿收買，斯馬耿去看那些田地，在那裏偶然遇見了安董·巴夫洛維奇，他於是就買了。一架大馬車駕了四匹馬，載着安董·巴夫洛維奇，拉達沙·凌脫華里瓦和我（本書作者）。我

們從蘇姆到薄枯莫夫卡二百俄里，整整的走了兩個晝夜，橫斷了小俄羅斯的心，這有些像哥郭里一本小說，狄甘加農場之夜的人物了。這一種壯麗的行程，在我的紀載中是從沒有人能抹殺的了。上述之外，我們還經過一大市鎮米斯里奇，這就是安董·巴夫洛維奇寫的那篇山莊。在薄枯莫夫卡有一天傍晚我們曾參加過一次打穀，打穀器的響聲，麥藁堆上的細麥雨，雲一般的灰塵中少女握了耙，從耙又到穀物的堆積，雪爾格·伊凡洛夫只穿了件單衣手揮着汗指導別人工作，這一切都呈現在我們的眼中。我們因為沒有時間就沒有招呼他，但是他卻好像很懂得人情世故，一方面自己在工作，一方面還慇懃的招待我們到他家裏坐。但是我們在灰塵中都覺得太熱，於是都想洗個冷水浴，而雪爾耿·伊凡洛維奇就帶領我們到了一小河邊上。

——我也可以洗麼？——雪爾耿·伊凡洛夫默想了一下狐疑的說——在常

年我是一次也沒有洗過……那是常有的事……

——是的，你是很可以的，雪里沙，你看啊！——拉塔里亞·米哈伊羅夫娜絕叫着——你是多麼的髒！（雪里沙即雪爾耿之簡稱，俄文中帶有親熱的意思，必須極熟識的人才可用——譯者註）

他還有點胆怯，而我們三人就下了水，這一次的冷水浴，安董·巴夫洛維奇又寫入了他的楊梅（見妖婦）中。

……『他坐在石級上洗他的長髮和頸子，他身旁的水都變成櫻色。

』金利恆害羞的說：「我許久不洗澡了……」——他又擦了一次肥皂，他身旁的水竟變成深藍色，好像墨水似的。」以及其他一些話。

安董·巴夫洛維奇好奇的注視着雪爾耿·伊凡洛維奇的洗滌並笑得捧腹，當那洗了頭後的一朵水花出現時。這些花紋像虹一樣：藍色，青色，黃色，以

及薔薇色。雪爾耿·伊凡洛維奇胡亂的洗了他的頭部，在外表已經可以的時候，他就表示滿意，並過了不久他也就大着胆到水中去了。

在這時候，別人穿好衣服，預備要走，他還在池內鑽出鑽進，不住的說：

——天哪！

關於洗澡的故事在小俄羅斯的自己的寓所裏安董·巴夫洛維奇仍然沒有忘記，並一直到第二年當他移居盧克新屋時。他引證參考的把田莊看得很仔細，來去奔走的那神出鬼沒的旅行都是爲此，然而他並沒有將此寫入他的著作中。

安董·巴夫洛維奇的小俄羅斯有如柏拉圖（Plato——希臘哲學家）派了。一八八九年他曾實行他那困難的試探。當年的春天他的兄弟藝術家尼古拉·巴夫洛維奇也患了肺病，他的病的治療完全奪去了安董·巴夫洛維奇的英才的工作。

「我是個怯懦的人」——他當時會如此寫信給勃里斯也夫，——「我的眼睛不敢

直看前面的形勢，因此你須相信我，假如我告訴你，我現在是一個字的事都沒有做的。像這樣的已過了三個星期，我一點東西都沒有寫，就連我自己的生活都忘記了。」（一八八九年四月九日）。他兄弟的病勢增重了，他（尼古拉）就移居到盧克；那裏沒有安董·巴夫洛維奇，他想到薄耳塔夫克縣斯馬歇那裏去終結他的殘年。一個灰黯的天色，細雨也不住的在降，作者就必須深夜中飛一般的趕回來，趕到某個地方去，因為他的兄弟尼古拉·巴夫洛維奇在行程上就逝世了。這時的自然界也是與安董·巴夫洛維奇作對的。他寫給勃里斯也夫道：「在半路上碰到了雨，到斯馬歇處已是半夜了。濕氣，冷風，在冰冷的臥具上睡覺，在冷風雨呼嘯聲下睡覺。第二天早晨仍然是不可測的伏洛格達般（*Votrad*）的天氣；在我所有的生活中，無論如何是不會忘記這泥濘的道路，不會忘記這灰色的天空，不會忘記這寂一般的細雨的。我說——最不會忘記的是一

個清早，米爾各洛特的一個農夫送來一封打濕了的電報說：「古路（即尼古拉之通稱）死了。」我的心裏說不出是一種什麼滋味。我失了魂一般的卽夜駕着馬車飛一般的到驛站去，到火車站直等了八個鐘頭。我在羅姆拉從下午七點鐘等到夜裏兩點鐘，然後再從困倦中趕路。我坐在花園就感到：灰黯，極度的冷，石頭一般的倦怠，而狂風卻在我的頭頂上飛旋，好像一幕歌劇在演習一樣。我覺得很悲哀。我們的家庭還不知道這個死耗，還是第一次看見棺槨呢。」（一八八九年六月二十六日）

葬儀是極可感動的樸實，而是帶有詩意的可愛的。尼古拉·巴夫洛維奇就永遠的休息在朴實的盧卻斯克的墓地，而安董·巴夫洛維奇也很快的回轉，在葬儀以後他就鬱悶的回到盧克去了。外國有人召喚他，但是他不去，他到烏丁斯克召聘了莫斯科瑪麗戲院的俳優到耶爾泰去……「我到耶爾泰去，但是我確

實不知道我爲什麼要去』……他寫信給他的哥哥伊凡·巴夫洛維奇說——『我不知道爲什麼要選擇那裏。到那裏還是懶惰，不想到沒有去過的地方去，平淡的與失意的心情……生活是機械的，沒有什麼想念……我一點什麼希望都沒有，也沒有什麼生趣，因爲我是沒有一定的計劃的……也許我要到阿赫退爾克去，但這於我都是一樣好。』（一八八九年七月十六日）一種平淡的生活罩住了安董·巴夫洛維奇，他對任何事情都沒有興致。他很失意。他曾寫給他的姊姊說：『不要吝惜金錢，那是有鬼的！』但是經過兩個月後他又重新的俘住了自己的信仰，他在莫斯科寫信給勃里斯也夫說：『長篇的不成功，我可以再寫短篇的；假如最後仍然不好，那我可將此種計劃一直延長下去，無盡期繼續下去，一直到我的死時。總之我是希望在這厭世的環境中寫成我的長篇，我是一分鐘都不灰心的。』（一八八九年九月十四日）以後他在莫斯科枯特林花園中柯

爾涅葉夫家時，他就熱狂的做他的文學事業，他寫成了一本厭聞（見耿譯柴霍甫短篇小說集，商務版）而當他寫了這本小說以後，他的戲曲林鬼就已經在莫斯科的阿勃拉莫瓦戲院開演了，那時是一八八九年十二月二十七日。這一種聯帶本是很難的，他這個細膩的工作大概是在沙哈連的旅行中收集的材料。

這個旅行的出發完全是意外的。當時我剛畢業法科學院而準備去投考國立大學院。那時我們住在莫斯科枯特林花園的阿爾涅葉夫屋中，安董·巴夫洛維奇和我（安董之弟，本書作者）住在樓下，而母親和姊妹們住在樓上。安董·巴夫洛維奇有一次會拿了我的講義，躺在床上讀着。當他讀到犯罪法時，他向我說：——「我們最要注意的就是當罪犯的宣判時；如何宣判，我們應該注意。至於宣判以後怎樣！全是空想！」

有一天他很快的瘋狂似的到了沙哈連，也是如此，最初看來是很難辨別他

是戲言呢還是真的如此說。他又準備着旅行的工作，他不願有人同他一起在沙哈連，並要去收集小說的資料。他包起了一些關於犯罪與訴訟的書籍，姊妹們以及他認識的那姑娘替他收起了那本羅馬博物院中得來的祕本，我們就向那有名的汀孟·汀爾維亞道上出發，向辣比魯尚等地方去。他無論到那裏都帶了那本在沙哈連珍藏的書。做事情是很熱鬧的，但他總是個作家的態度懸念着，自從脫離了美國名法學家克拉拉以後，他不治法學或很久沒有向這方面努力，一八九〇年正月在彼得格勒祇表示出了一點。他懸念的是自由的解放問題。另一方面，他的旅行稍含有半官的意味。在加肯·府拉斯克的總監獄管理處他絲毫沒有運用到什麼，但他沒有任何的介紹，他的衣袋裏就有了署名通信員的白紙，他已經是某報的一員了，以後，他又到了遙遠的東方。一八九〇年四月間親友們同他到了雅羅斯拉夫。暮春天氣是很涼爽的，他到了卡桑尼，還要到伏

爾格去，先到卡美，再到比爾美，然後沿鐵道到屠梅尼，經過所有的西伯利亞各地，再乘工輪東到河濱。亞伯利亞大道當時還沒有，方向是很難辨別的，在這灰黯的森林中的小路上，安董·巴夫洛維奇從七月十一日起一直到三個月以後才到沙哈連。他在那裏留了逗三個月，又從北部回到南部，……他駕着馬車回南部，又經過了許多不稱意的行程，馬車走了兩個月，其餘的時間是由水路走的，一總計算，共走了四千俄里。

安董·巴夫洛維奇到沙哈連意外的決定，一共走了兩三天，他對這次旅行增進了許多科學與文學的智識，是他一生中最值得迴憶的。他在旅行中曾寄信給蘇佛林說：「我們是在萬人的囚獄中，這種腐朽暗淡，不用說是野蠻的；我們這些浮浪的人在這冷淡的束縛中走一萬俄里，毒瘡的傳染，蠱惑，罪犯增加的堆積在活獄裏，紅鼻頭的形態。現在是歐洲教育的時季，罪惡只是在我們自

已沒有注意。」

這種長途旅行對安董·巴夫洛維奇是不大實際的：許多事是沒有預先料到的，而其間他預期前途是「極度的寒冷」的晝與夜，罕有的河流之氾濫，「不是爲生而是爲死」的與魔障之抗爭；一整條路上，除「醜小鴨」以外，別的，一些深刻的污痕；「他不是走而是飛動」，並因是在酷暑與煙障的窒息中與大的林火中的行程。另一個人在他的地方傳染了熱病很久，終於死於西伯利亞一小都會中，那個人的父親是個很強壯的大漢（但可惜是患肺結核的）這病的來源大概是承襲了先天性的。肺病的發生時連自己也不大知道。多半的原因是外界傳染的。當安董·巴夫洛維奇準備旅行時曾六次的到雅羅斯拉夫斯基車站（在莫斯科尼古拉車站左首）因此熟識了醫生米垂，以上這些病理，大多是和醫生米垂談起的，這些都在蚌蠓一篇中說到了。而且是在戴莫夫名下說出的

(見前)。這醫生米垂並從肩上的旅行袋中取出火酒(Cognac)給安董·巴夫洛維奇。

——這瓶火酒——醫生米垂授與安董·巴夫洛維奇說——你必須在大西洋濱飲乾！

安董·巴夫洛維奇把這皮囊背上，也真的是在大西洋之濱才飲。我不知道，現在這個皮酒囊到那裏去了，也許是安董·巴夫洛維奇帶到俄羅斯了。他把這個皮囊背上很有些像雙眼箭的皮盒一般。

一八九〇年十月十三日安董·巴夫洛維奇乘義勇艦隊「聖彼得堡」號離沙哈連，經過印度與蘇恩册(Suez)回到歐洲。他很想到日本去遊一趟，但是適逢其會的東方發生了虎列拉傳染病，於是「聖彼得堡」號就一條直綫的沒有靠港。在中國海中安董·巴夫洛維奇遇到了極可怖的狂風暴雨；道以後，他在小說中

曾寫此爲他的生活中遭受到的最大事件之一。當時船身的傾折已到百分之四十五的程度，安董·巴夫洛維奇準備好了手鎗，他想假如災難到來時就自己來了結。在印度洋船停泊了時，他總是從甲板上跳入水去，而到船頭攀索而上，這是他冷水浴的試探。有一次當他冷水浴時他看見距離自己不遠有一尾大鮫魚（Shark）他就抓住了，這以後他又寫在那篇郭錫福（見趙譯柴集第三卷黑衣僧）中。安董·巴夫洛維奇在海島上格侖僕（Colombo）給與他一特別的印象。這個，他曾說是『在樂園中』，他在一百俄里的長鐵道上致書蘇佛林說他是極幸運的。他在該地偏重三隻兇猛的猿猴，這猴子以後是跟隨他好多年的。牠是奇異的伊赫涅夫莫種，嚙嚙獸，這似乎是天然的註定，他在那腐爛破毀的地方，連床鋪都不完全。而這些猿猴就整天的在柴霍甫房中替自己剔爪上的最小的空隙，掃着尖鼻子攢那小鼻孔，牠們鎮日價的靠近安董·巴夫洛維奇站着，如果

有個生客來，牠們的尖鼻子就頂着圓筒帽並將手套摺好了放在圓筒帽裏，然後很好的安放在櫃裏。安董·巴夫洛維奇也因此解悶，但結果却也使他煩起來了：有兩隻猴子捐給了莫斯科動物園，第三隻，死於火爐中。

十二月九日安董·巴夫洛維奇經過烏丁到了莫斯科。

準備了大批的材料研究關於次殖民地沙哈連的問題，結果他在「俄羅斯思想」中做了一篇沙哈連島的文章。除此之外，那次旅行他又做下列幾篇短篇小說：流配中與殺戮。安董·巴夫洛維奇在沙哈連島一文中是有嚴重的意義的，他在聖彼得堡也是很誠懇的研究關於犯罪與流配的問題，我已經說過，他這是極有力量的。除此已經彙刊起來的之外，一八九〇年安董·巴夫洛維奇還寫了一篇鬼（見趙譯柴集第四卷快樂的結局）及小品文西伯利亞。

安董·巴夫洛維奇自離開家庭後，曾長時期的傾向這樣，在莫斯科也是如

此的。當時他在全屋中佔了一間較佳的房。我們當然沒有什麼必要，而他就在庫特林花園街的卡列晚洛一方面住了一所較便利的房子。我自己投考國立學院時，爲要準備研究，我一八九〇年九月間租居士林斯克省的阿力克辛城，關於這些我曾電告安董·巴夫洛維奇（當時他在沙哈連），到十二月時就接到他的回電說，他就要回俄羅斯了。

我到土奴去接他，等我到土奴時，安董·巴夫洛維奇已經到車站，他已經在吃食店裏吃東西了。他在昇降口處等我們，我們——我的母親葉敷格涅雅·雅可夫列夫娜——却闖入了車站焦心的在人堆裏找他。終於我們看到已經八個月沒有看見的他了！我們立刻叫住了他。他坐在吃食店的裏座，和海軍少尉候補生格林克（著名的男爵夫人伊克斯枯里之子）坐在一處，他也是從遠東回來的。他們的座旁有兩隻狡猾滑兇惡的猿猴，我走近他們時，牠們的小掌就來碰碰

我。一條鐵索穿了兩個鐵圈將牠們鎖住了。沙哈連的一個牧師（主教）衣拉克林——斜視眼，寬臉，他曾問道：『這是印度人麼？』我們祇是把牠帶到了莫斯科。

在這時候我們的家庭在瑪鹿·特米晚羅夫克的費爾崗屋中（如今是第二十九號），已經有了五間新的房間了，小小的兩層樓上並有一大洋琴，這一直到如今還是保存了的。這大洋琴內部的構造極穩固，設置是一直貫通到廊下的穴中。這對於安董·巴夫洛維奇是熱狂的整理書室，而於我們却似乎是感到同『印度人』一樣，當每一個熟識的友人的訪問，慇懃的致意安董·巴夫洛維奇，而在狹隘的應接室中總是報紙做招待員。這時候的兩隻猴子已經變了，撥高落低，攢鼻孔，撕紙張，毀壞東西等——安董·巴夫洛維奇任牠們自由以後就是如此，以前在旅途中是極馴服的。安董·巴夫洛維奇在莫斯科時，特意到

聖彼得堡去找蘇佛林。『我極想和你談談——他寫給蘇佛林說——我的精神與奮極了。除了你之外我不願與任何人接談，祇有你能夠和我談談了。』但是大部份聖彼得堡的文壇朋友找到了安董·巴夫洛維奇對他抱一種嫉妬與怨懟的心理。他將這些曾寫給了姊姊對他週圍的雰圍氣帶一種惡意的感覺。他的飲食是每餐都食盡的。『假如我被擊殺——他說——那得到我自己的九，十個友人的尊崇，也是很愉快的。』這一種友人的尊崇他在莫斯科時得到了。但是他沒有被擊殺。當他從沙哈連回來，許多朋友訪他談話，從早到晚不使他得一點空，不能做事也不能得到休息。他那煩惱的樣子終於因會到了蘇佛林而快活起來了，並與他一齊同到外國去。結果他忙碌的替沙哈連學校編教材，供給參考書。一八九一年三月十九他由國外到了南歐。一種幽默的情緒使他得到極大的印象。他寫道：『那裏的一引商店簡直使人的頭腦發昏。』但是他在期待那

優勝的維涅册亞 (Venetia)。眼見在自己的時代中如此多：過去在『地上的天堂』中的錫蘭島上以及幼年時狂歡的到維涅册亞，但他對這些過去的都市不注意到了。此處他對一切都引目：在名東船（意大利威尼市的平船）上航行街市上，和良夜中在北馬爾克 (Marca) 閒游，他自己說『這種習慣可以致死』的。他又寫給他的胞兄伊凡·巴夫洛維奇說：『當站在教堂裏聽到風笛的時候，就想到羅馬天主教。』但天色驟然急變，大雨傾盆的將幽善的維涅册亞 (Venetia) 完全改變為鬱悶無聊的地方，於是他又想換一個別的地方了。這一種變換他會想了很早，當他在大西洋與印度洋的行程上就已想到了，他到新嘉坡時更悲愁得要哭。佛羅梭薩 (Florence，意大利之都會，位於羅馬西北部之一四三里，近 Arno 河畔。) 已經不可引他注目，他說：『意大利是沒有太陽不見天日的，到處都是一樣，真面目為假面具所遮掩了』——他寫給姊姊的信。他在那

裏已經很快活。羅馬的縣城給與他的印象使他疲倦，他祇望能治愈咳嗽。維涅冊亞以後，安董·巴夫洛維奇沒有得到一個稱心如意的他自己所喜歡的意大利的城市。並且，經過一長時期（在一個夏天時）他是囊空如洗了。他到蘇佛林處，他到那爲他素來所不喜的異邦，安董·巴夫洛維奇爲了費用很窘，向蘇佛林借了一個盧布。這一直到孟丁卡爾諾的賭博時，損失了九百法郎。但在安董·巴夫洛維奇自己以爲這種賭博是頗有功績的。因爲使他得了一種新的印象，這他一直帶到了印度洋的船上去。『我個人是覺得很滿足的』——他離開孟丁卡爾諾後如此告訴我說。

一八九一年四月底安董·巴夫洛維奇從巴黎返莫斯科。他的旅行總是遇到雨（假如除了維涅冊亞與尼斯[Nice，法國地中海濱 Alpes-Maritimes 州的都會，以氣候溫暖名於世]不算外），並且他的計算總是失敗的。他悵鬱的歸這故

士做着事。一度的兩次旅行的——到沙哈連及外國——要求，當然的，他是極度的努力的，但是他在莫斯科的家庭是節儉的，有幾分的可能性，是他自己不停手的工作，最後的結果達到了他的目的。這時候我完全還在阿力克辛服務，有時候到莫斯科和兄長們相聚。阿力克辛——是士林茨克縣城的一小鎮市，祇有七百個住民。冗長的時刻沒有通行，自然界都是華美的。在大海之濱的高處，有森林，叢山，土地。有時候安董·巴夫洛維奇也從莫斯科到阿力克辛那地方的夏莊去休暑。他預先通知我找一個地方，我就在大海之濱找到了一個十分大的別墅，我們的全家就遷居於此。我的選擇房屋有幾次是不成功，因為我們所計算到的幸福的夏天就完全沒有到來。我們是遇到的雜沓的，而且總是刮着風，四周的森林呼嘯着，似乎準備人們來伐取一樣。總之我們完全不是過的別莊生活了。假如不太遲，那就必須再去找另一個地方——而在什麼地方並

且是怎樣的，這還是未曾解答的問題。

但是那裏通常總是歡迎我們去，我們所素識的美術家李維丹與米喜洛瓦常來訪問我們。他們去時總是深夜時，是乘船離開西爾布賀夫。這一帶的路程是很可怖的。四十五個俄里輪船走整整的七小時，完全是夜裏，他們一點也不能睡，並且暗夜中看不見什麼東西。同時那輪船偶然的走到自己的土地所有人彼林·珂諾梭夫斯基少年處，安董·巴夫洛維奇就將此故事寫入了一個藝術家的故事（見趙譯柴集第一卷香檳酒）中，是藉彼諾苦羅夫之名寫出的。『小夥子，起得很早，起來就穿起農民外掛；晚上，喝着酒，什麼事都不管，他是從來不喜歡聽別人的話的。』這就是彼林·珂諾梭夫斯基及其配偶阿妮瑪莎（我不知道她的父名叫什麼）的素描。安董·巴夫洛維奇把阿妮瑪莎改稱為劉薄瓦·伊凡洛夫娜，這一直伸長的用得很久，關於病理宇宙的談話，與悲觀論的談話都

是在她名下寫出的。這是個可愛的但是個極煩惱的人物。一百零俄里的荒地同樣的都是灰燼般的，安董·巴夫洛維奇寫道——一個人不能如此沉淪，當他坐下，談話與不可理解時他就走了。」

這也完全就是寫彼林·珂諾梭夫斯基在卡魯省斯克縣的時候的形態。他在卡魯省斯克縣的一名叫薄格洛夫的，雖阿力克辛祇十二俄里。當李維丹與米西洛瓦乘船過那裏時，他知道了就將自己介紹給了他們，他所以知道他們是在阿力克辛時在著作家安董·柴霍甫處知道的。在那裏，從日到夜我們全體駕兩具馬軍從薄格洛夫到彼林·珂洛梭夫斯基處去。

我們在那裏遇見了我們所預期的卓絕的人物。我們出去老是要到那古舊的伊卡奇里雷斯克村舍中去游一些時，那是一二層樓的大屋子，房間都很大，我們的母親葉敷格涅亞·雅珂夫里夫娜從這間房到那間房去時，在扶梯上要坐

下休息好久。安董·巴夫洛維奇對此處是很滿足的。屋的附近是當時享盛名的花園，不朽的菩提樹蔭的小道，有詩意的小河流上樹立着磨房的風車，釣魚，——這一切都是沒有一點瑕疵的，這種華麗與優秀之邦，安董·巴夫洛維奇不會想了千百次，最後商於彼林·珂諾梭夫斯基，我們遂於一天遷移到這大的新莊中了。安董·巴夫洛維奇感到「在這大的空屋中祇有大小的棟樑柱子而沒有任何的傢具，除了一大沙發是睡床之外，一張桌子是唯一的裝飾品。經常的，以及在晴朗的天氣祇是聽見那古舊的阿莫梭夫的響聲與裂痕，在陰雨與雷霆的時節，全屋子就感到寒氣的侵襲，並且有些部份還會爆烈，那是些比較太古舊的地方；尤其是夜裏，在迴圍十幾個窗子洞裏都閃閃的耀着電光。」（一個藝術家的故事）。除此以外，在這個屋子與這空屋子之中。安董·巴夫洛維奇還寫了自己的決鬥（有朱溪譯本，北新版）並開始寫沙哈連島。蘇佛林到此地來

了，與過去一樣的冗談着，但是安董·巴夫洛維奇却不像在巴白肯時也不像在盧克時了，自從到東方去了一趟後，很顯然的他的精神完全變更了些。從屋內的窗戶洞可以見到那優秀的達雷克田莊，安董·巴夫洛維奇是很想購買這個的。『兩排古舊的橄欖油樹直立着，好像兩面密緻的牆壁，那種朦朧的色彩，顯出了一條細小的鳥道』(pid)這種小道圍住了四週，其中是很大一塊地，這都詳細的描寫在一個藝術家的故事中了。

這時候，安董·巴夫洛維奇已經開始想購買自己私有的土地，但他不像從前那樣的想小俄羅斯，而想在俄羅斯的中心區域了。聖彼得堡從新引起他的注目，他又信任他在聖彼得堡的友人了。一般的說，聖彼得堡是空虛的，冷淡的，和自私的。這時的莫斯科已不能像從前那樣的像女廚子嫁人（見趙譯柴集第五卷孩子們）那樣的受他喜歡，他愛她不過好像現今的莫斯科人一樣。他愛

她的民風，愛她的人民，還愛她的鐘聲。但對於這種鐘聲他也不是一致的。從前，他很早就和別人一起到石橋旁去聽復活祭的鐘聲，他貪婪的聽着，並逍遙於教堂寺院中，從這一個教堂到那一個教堂，從那一個寺院到這一個寺院，還有時走到鄉間去觀光，一直到這個復活祭完結之後才回家。從教區寺院回來大家高興的和父親合唱着「耶穌復活」歌，安董·巴夫洛維奇低音的唱着，並坐着談論這些事。安董·巴夫洛維奇在復活祭之夜沒有一次不是睡不安穩的。

他有些不願意住在莫斯科了。他憎恨莫斯科太嘈雜，他是習慣於自由與枯燥的生活的。他太為無數的訪客所苦，在他經過曠達的西伯利亞平原與大海之後，他覺得莫斯科的斗室中太沉悶了。因他的著作生涯是需要一種較沉靜的生活，但莫斯科的生活中給與他的很渺小。他告訴蘇佛林說：『唉，朋友，我是多麼的煩悶啊！假如我是醫生，那必需把我的病送病院去；假如我是個文學』

家，那必需是生存在人民之中而不應該是在瑪洛·特朱脫羅夫卡嬉弄猴子。必需參加到社會與政治生活的斷片中，即使是極細小的一個斷片。假如這種生活是在四週不見天日，不見人羣，不見祖國，不見健康與食慾，——這就不能說是生活」……他亟於想離開莫斯科而過那田園的生活了。

一八九二年初春時他對社會及出版事業都同樣的留意，似乎是爲了收穫不豐的緣故。而這種留意也就很快的得到了確定。經過一個不良的夏日以後，秋與冬都感到困難了，有些地方鬧饑饉，給與了鎮靜的社會一個變動，安董·巴夫洛維奇的一篇收成不豐的煩惱就應運而生了。政府以微弱的力量來賑濟災荒，但是僧多粥少，實在是無濟於事，安董·巴夫洛維奇不能始終一致的維護這個活動，他祇是當賑災的各種文冊中發刊時去幫幫忙，這無論是在莫斯科或聖彼得堡都是如此。最大的困難是因爲尼斯各洛特(低城)與伏羅涅斯克兩縣的

收成不佳，這一些安董·巴夫洛維奇與一般熟識的人都設法救濟，他自己也到伏羅涅斯克去訪衣戈羅夫。衣戈羅夫以前是砲兵中尉，這時是地方司令官。安董·巴夫洛維奇條陳納稅的辦法與開墾荒地，以及在尼斯各洛特徵發私有土地等等。在地處，伊戈羅夫同情了安董·巴夫洛維奇並答應照他的意見執行。由此一般的饑民就賤價的賣了他們的牲畜，甚至有時還殺了牠，他們都懷着一種新的幻念想得到一種滿足，他們的全體都是如此：開春時他們是任何東西都不耕種，以後的一年，仍是荒年。這時候，安董·巴夫洛維奇集資買馬，當沒有馬的農民遇到他時，他就毫無代價把馬給農民（俄國耕田多半用馬——譯者註）。如是的許久，安董·巴夫洛維奇一點不衰頹。

在尼斯各洛特縣城，安董·巴夫洛維奇想到伏羅涅斯克，到蘇佛林處去，但是這行程又沒有成功，因為在新尼斯各洛特地方，他們兩個互相遇見了，蘇

佛林也是去考察饑饉的。於是，安董·巴夫洛維奇就與蘇佛林一起失去了自己的獨立。安董·巴夫洛維奇想要急切的得一個結束。

這年的冬天，安董·巴夫洛維奇就想購置自己的地產，他想在莫斯科附近西爾布霍夫的梅里荷福鄉間物色一個相當地點，但是除了古舊而粗卑的茅屋外，祇有一片大荒地與森森的樹木。購買這些荒野的地皮，祇是一種意外的得手，安董·巴夫洛維奇在覓置地產時也從未到過此處，但是他急切想一個地方，於是他到了這裏了。四處的房屋沒有一處有鐵柵與籬圍，這種鄉宅的營造與設備是很不安全的。安董·巴夫洛維奇第一次到這裏時是嚴冬，大雪紛飛，一點界限也看不出，不知哪是自己的地方，哪是別人的地方。但是安董·巴夫洛維奇卻是很高興的。隨便那一點他沒有感到一點不滿足。白的雪，一種新的意外的變化，雪溶解了，春意露了出來，使他更爲滿意。整堆的蘆葦在花園中菩提樹

的小道中俄然出現，這些別人的東西，爲雪掩蓋着所沒有看見過的。於是，開始勞作建築的生活。屋的一切這時使人感到完全不好，安董·巴夫洛維奇很不滿意，要拆毀或是重新修造。屋子就翻造一新了。一間龐大的房屋，四週裝着大玻璃窗，這就是安董·巴夫洛維奇的工作室；會客室在姊姊的房間裏，安董·巴夫洛維奇的寢室在父親的房裏，餐室在母親葉敷格涅亞·雅珂夫里夫娜房中。另一間房在行廊的旁邊，懸掛着普希金的肖像，這間房像稱之謂普希金室，是預備一些不常來的客人座的。這座屋子的缺憾很多，不僅是距離車站太遠（十三個俄里）並且設備不周，很少有人策騎來訪，因此倒又感到些寂寞的枯味了。安董·巴夫洛維奇的全家，父親與母親，姊姊與小兄弟米哈，都是這樣想。這時候已不變的成了梅里荷福地方的住民了。

又降起雪來了，安董與全家都分配着管理事務；姊姊管轄菜園與花園；並

任修理田舍之責。安董·巴夫洛維奇自己整頓郊外的村莊，並看護之。父親，巴維·衣哥洛維奇從早到晚就清除花園中的道路，並準備新的。

新的土地所有者的一切都很引誘人：郊外的葱也飛舞着，麻雀，雌鵝，一羣羣的鳥在蒔種豈科中飛躍。天剛微明時，大約祇有四點鐘，安董·巴夫洛維奇就已經在躅步着，他飲過一盃咖啡以後，就到花園中去，仔細的看着每一株果樹或是審視着薔薇花叢。他有時攀折一枝，有時候修繕小柳樹，蹲在樹幹前很久很久，甚至坐在地上。這種生活對於他全是新的。如此的一塊大地面，除了自己來修繕管理外，並沒有助理與園丁，除了兩個傭役符羅與伊凡外，完全是由自己勞作的。午餐的時刻極早，大半在十二點鐘就開始用膳了。十一點鐘時，安董·巴夫洛維奇已經寫了許多東西，到餐室裏一聲不響的看看時計。葉敦格涅亞·雅珂夫里夫娜就立刻離開她的縫織機，開始奔到廚房中去。

「呃，爸的斯卡（阿父），安董環要吃飯了！」

廚房裏一片嘈雜聲停止後，飯具就安頓在大桌子上。阿牛塔與小姑娘瑪莎就睜大了眼睛迎着而準備着吃。她們倆個的照片在莫斯科柴霍甫博物館陳列着，那時她們祇有十三歲。「快點，快點呀！」她們老是的催着飯吃。葉敷格涅亞·雅珂夫里夫娜從許多家務事中抽空的一端了一些酒餚到桌上，桌上擠滿了碗盞將放不下了。放不下的桌上終於擠滿了許多菜，除了家裏的五個人外，有時還請一些隣居同餐。飯後，安董·巴夫洛維奇到自己的寢床上躺着，默想着許多事情。有時候，他更想到莫爾菲亞。他再繼續的工作到下午三點鐘，到梅里荷福吃些點心。從吃點心後到晚餐時（晚上七點鐘）做着 he 應做的勞作並散步遊戲。不要忘記，這種地主的蜜月生活對於柴霍甫氏，在血汗的生活中仍然是地主的農民一般的。待夕陽沉沒時，梅里荷福就都用着晚餐了。晚

餐後，大家都彼此的訴說日間的得意事，尤其是安董·巴夫洛維奇是如此。夜裏十點鐘都各道晚安，分散的去睡了。燈火全都熄滅了，全屋子都很沉寂，祇有一點點小的聲浪傳佈着，這就是巴維·衣哥洛維奇在自己房中在做晚禱，他相信宗教能得赦，並不願高聲的頌詞。

這一種牧歌意味的頌詞祇是在這時才聽到，他是經常的背頌着這牧歌的。從前——起身時他就恐懼：說着鄉村裏的新聞，曳着步，一直到晚上走到床邊時。有時候，他倦了就橫臥在大敞廳裏，這時候就誰也不知道，祇是他的房裏漆黑，只有鐘擺的達的達的聲音。有時候，等他自己睡醒，睜眼來看，他自己却橫臥在鄰居的屋旁。當安董·巴夫洛維奇第一天從莫斯科到梅里荷福時，遠近的人都曉得他是個醫生，從二十俄里至二十五俄里外都有人來找他治病，有時用運貨的板車來請安董·巴夫洛維奇到病人家裏去。很早的早晨，這車子把

他載到了病人門口，已經有一些婆婆與小孩在等待他醫治了。他出門時，還聽到許多謝聲。他的『助手』，就是姊姊瑪麗亞·巴夫洛夫娜。藥品的費用也很不小，簡直可以比一月小藥舖子了。藥粉的研製，藥汁，藥膏等的釀成都是他的弟弟米哈·安董·巴夫洛維奇從早到晚的忙於治病，我也同他一道的配製藥劑，奔馳於土坡田港間。農夫們在地上坐着等待他，農婦們裹着頭布站着。但這却把著作家難倒了，他要追隨於病者之後，這個門出來，那個門又進去。有時候在路上又費了許多時間，佔去了他對文學生活的一大部份。

初春時在梅里荷福很冷，很饑饉生活，也很困難。逾越節(復活祭)日降着雪。梅里荷福有一個教堂，一年開放一次——就是在復活祭日。莫斯科來了個客人來找安董·巴夫洛維奇。柴霍甫與他們一齊唱着復活祭日頌歌，從早一直到午。循例，巴維·衣哥洛維奇是要組一樂隊的。特別感動人的樂隊很能引動

一些鄉民：他們靜靜的聽着，在新的佔有者中交頭接耳的會談。

道路又使人寸步難行了，路的本身並不如何可怕，但是泥濘與冰塊各處都佈滿了。簡直沒有一處乾地。馬匹的飼養每次需要一盧布的裸麥乾草。有一匹不肯到戶外去，其餘的都伏在地上。這樣，一直很久很久的過去，有一匹叫「安娜·彼德羅夫娜」的就總是鎖禁在棚裏。這個「安娜·彼德羅夫娜」會想私奔到車站去，因此把牠鎖起來了。但是安董·巴夫洛維奇有些感到擔心。總是時常叮嚀叫放牠（牠）出外散散步，並將整碗的粉末給牠吃，如是的有三個月之久。最後由一個大工將米哈·巴夫洛維奇的六匹馬買去了，他認為這種飼養是很對的。這些經驗，當然非紙筆喉舌所能敘述；書中每一個甚至極小的問題，在此祇是附錄。

鄉村經濟一類的事最初對安董·巴夫洛維奇極有興致，裸麥，燕麥等播種

他都十次有十次十分之一的在草地上坐着看。英國裏種植得也很新奇特別：除了普通蔬菜外還蒔了一些香草與朝鮮薊菊（Artichoke），安董·巴夫洛維奇極喜歡這東西。他曾說即使有人要以一千盧布來交換他也不願意。每年的春夏之交，當播裸麥與燕麥時，他幫同刈草並且擔任一小塊地皮的播傳，安董·巴夫洛維奇將菜園就設計得很好了。安董·巴夫洛維奇要將自己住宅旁種植一些果樹與香花，他時常帶了他的兩隻狗日龍與黑狼這樣說。

這日龍（譯音）與黑狼（譯音）都是矮脚狗（Duck's-hand），毛色黝黑而稍帶赭色，當著名的滑稽家林康娜送給安董·巴夫洛維奇時還完全是狗仔。黑狼很快的就長肥了，牠的腹部直曳到地面上。安董·巴夫洛維奇呼之爲可憐東西。每晚晚上晚餐後，黑狼搖擺着尾巴走近他，把兩隻前掌擱到他身上，很可憐似的注視着他。安董·巴夫洛維奇轉過自己的臉，推開牠，慈聲的說：

——黑狼·瑪爾珂夫娜！……可憐東西！……你可以睡到病院裏去了！……那裏，對於你要便利些呀！

他總是要和這狗仔說半點鐘之久，直引起全家都發笑了。

梅里荷福的週圍的大路一帶知道著作家柴霍甫後都來拜謁，除了把安董·巴夫洛維奇當醫生的地方人士外，更有地方官也來過，結果選舉了安董·巴夫洛維奇任西爾布霍夫地方衛生會之責。這時候的著作家就一變而為半官的社會活動家了。他直接的參與地方事務，如同在學校時一樣，他計劃着鋪石子路，並指揮診治傳染病，無論什麼小事，他從沒有不積極參加的。事務之對於他，總是很勤奮的去，他做到國有紙庫的百人官時，仍然如此。這百人官他自己稱之為「促刺卡」，聽命於巴弗金的郡政，這時候梅里荷福與巴弗金之關係，安董·巴夫洛維奇曾寫入了短篇小說聽命工作（全集第十二卷第二十七頁）

與三姊妹之中。這真是一個異乎尋常的人：不論平時或節日，不論天氣的晴雨，他總是從早到晚，從晚到明的各處奔走，或是還要看看官架子。一切的官老爺都對他冷淡：警察，大臣，稅務官，地方政府，以及一切的一切。但是他卻一直做到三十歲時。

在南俄這時兇烈的傳佈着虎列拉。每天，差不多總有幾個人送到莫斯科去。秋冬兩季又鬧着饑荒。爲了要防傳染，安董·巴夫洛維奇又到西爾布霍夫去做着義務事。那裏的醫生與大學生對這些事都似乎是束手無策了。安董·巴夫洛維奇在衛生會盡力服務，好像專門醫生一樣。他是沒有得到任何報酬的。安董·巴夫洛維奇在如此煩重的事務下，他自己除了一架帆布床外，一無所有；以後他又到軍警裏驅除虎列拉，並到了二十五個鄉村去診治傳染病。幾個月後，安董·巴夫洛維奇經過一番奔走勞碌之後，又回到了他文學生涯上了。

他又洒落的與狗仔黑狼說笑着，引得大家都哄堂大笑。

初秋時的房舍就完全變了。安董·巴夫洛維奇已經解了職，把屋的四週圍上了籬棚，種了很鮮艷的薔薇與各種香花，並建了一個大的水池。這樣有趣味的事，他差不多是每天在做着！他熱心的在四週煤煙中植樹，並將從莫斯科盛來的一瓶瓶的小鱒魚與硬鱈魚（Perch）放到水池裏，最後，請別人參觀這些「特許的組織」！這個龐大的水池與養魚學家的大池一樣：我在俄羅斯從未見過的魚類，除了淡水魚（Pike, Luce, Jack）以外，各種魚類都在這水池中看到了，安董·巴夫洛維奇愛自己的池魚如同愛子女一般。他坐在池旁的堤上像小孩子般的高興，眼望着這些游魚的起落，一直到太陽沉沒到地下去的時候。在梅里荷福還沒有掘一個井，安董·巴夫洛維奇很想做這件事，並把在小俄羅斯的時候的起重機拿出來用，但是不能有相當的地點，並有那兩個巨大的車水輪

黃而帶紅的色彩有些像火車站上的用具。不過問題祇是掘在什麼地方，什麼地方水較清潔，安董·巴夫洛維奇爲這些事煩心着。他特別的關心俄國上古時代對於井的言說，他時常詢問地方父老，但結果總祇有一個猶疑的回答說：

——誰知道這些事呢！這種事是渺茫的！以前只知道水是從井裏出來的。

但是井也終於像水池一樣的膾炙人口了。水也同樣的很清潔。安董·巴夫洛維奇當閒步於池邊或井旁時，他很自得的說：

——唔，水的問題在梅里荷福是解決了！現在要在一些新的屋子中建築水池或是在另一部份去造！這就很好了！

他很莊重的想建築新的屋子。這對於他的創作是一個原素。他不滿意那已架好了的屋柱，他要從新的拆造，當然的，這不是爲了他自己而是爲了週圍的許多人。他手植了一株小樹，這株樹他曾寫入三姊妹（有曹靖華譯本，商務版）

中的韋世英大佐名下，說是經過兩三百年的松樹。

一八九三年的冬季，梅里荷福特別的寒冷，下的雪很多。雪花堆滿在玻璃窗上，花園中一隻小兔子站起兩只小脚乞憐似的望着安董·巴夫洛維奇的書室玻璃窗。當掃除花園中小道時，發現了一類似鑿窟的痕蹟。這時的安董·巴夫洛維奇已專治理衛生事務並過着逸士的生涯了。瑪麗·巴夫洛夫娜已在莫斯科服務，家中祇有父親與母親，因此時間覺得格外的長了。睡眠還是很早，如夏天一樣，有時候，安董·巴夫洛維奇坐到一點鐘才睡，而到早晨再從新的睡眠。早晨六點鐘時全家都起床了。安董·巴夫洛維奇在這年冬天著作得很多。但是生活就完全變更了，他不常出去。唱歌，彈奏着大洋琴，說笑着。他的利口與快活是無窮的。葉敷格涅亞·雅珂夫里夫娜站立在繞紐機旁伸長頸子聽着他；巴維·衣哥洛維奇神祕的注視着他，帶着一副頑固古舊的神色，巴維·衣哥洛

維奇以為在梅里荷福沒有第二家比得上他的家庭了。安董·巴夫洛維奇在林康·米齊洛娃與著作家薄達平珂來訪他時，他特別快活，全家的人都歡迎這客人。當炊煙四起時就睡了，安董·巴夫洛維奇在日間著作很多，所以睡得這樣早。他寫得很多，每分鐘要寫五行或六行，然後再去找客人談話。

——我寫了六十個戈貝克！（俄銅幣名）——他聳肩微笑的說。

這時候，安董·巴夫洛維奇有些神經衰弱，他晚上睡得很不安神，正如他自己所說，有些「瘵擊」症。一種超然的力量將他整個的第四個阿爾深（俄尺二尺三十三寸，此處暗喻其尺度）好像「生了根一樣」的不能睡眠。但這種生活是從來沒有的，梅里荷福自從來了林康·米齊洛娃與薄達平珂後，安董·巴夫洛維奇覺得一種特別快活。林康對安董·巴夫洛維奇很滿意，而薄達平珂又有許多文學趣味，薄達平珂自己平日的生活是很優美的。他唱着歌，奏着提琴，

他的想到梅里荷福實在已想得很久了。他與米齊洛娃相約，到梅里荷福去，她奏豎琴，薄達平珂自己奏提琴，他們合奏着流行的「瓦拉赫傳奇」，彼蘭格唱道：

「哦，我聽到了什麼聲音呀，

我的心被他們擒住了

一個風輪向我們飛來了

牠好像在蒼穹飛舞着……」

這個故事說是有個女孩子病了，她睡夢中聽到天上的安琪兒唱着歌，她不安的問她的母親這聲音是從何處來的，但是她的母親不知道，結果，經過術士的驅邪以後，她的病好了，並忘了這首歌。

特別是這故事中的第二部份，薄達平珂就愈有勁的奏着提琴。

表演得很好。室內唱着婉轉的清歌，窗開着傳進一陣陣的鳥語，風送來花的芳香。這園中滿地的花都是我們的姊妹瑪麗·巴夫洛夫娜親手栽的。

安董·巴夫洛維奇很喜歡這首歌，他懷了一種神祕不可思議的思想。

梅里荷福有一個久住的不幸人伊凡甯珂（櫻桃園中之典型人物），他是一

個慈良但是很倒霉的「霍赫里克」（注：霍霍耳是小俄羅斯人的綽號，簡稱霍

赫里克），他本同他父親一起在小俄羅斯住，以後到莫斯科學吹口笛。他就認

識了柴霍甫氏的全家。這是一個可憐的人物，可愛的，性格溫和的，好爭辯的

人物。他從沒有讀過一篇長的小說，並且也沒有聽別人說過。他的幼年與青年

時代就很不幸：他的父親很粗野的對了他的母親並不顧這窮困的孩子伊凡甯

珂。當他時常來談談的時候，他的父親不喜歡的站在自己住的茅屋，並時常的

在那茅屋口捏着拳大叫的說：

——死鬼！醜傢伙，臭傢伙，髒傢伙！破花園！爛花園！

這些詳細的情形我不在此處敘述，安董·巴夫洛維奇爲這寫了一篇黑衣僧

（見趙譯柴集第三卷黑衣僧）。

有一年夏天，晴朗的天氣沒有一點風，一輪紅日在地平線上掛着，在我們之中都想到一個問題，爲什麼太陽落山時是紅色的，並且比白天裏大？我們許多人爭議這個問題，結果用玻璃稜角鏡來解決了這個問題。另外又牽涉一個問題：這個宇宙間的空氣可以與另一個宇宙通氣嗎？當然可以。第二個宇宙可以給第三個，三又四，以及無窮的傳下去。我們現在這個宇宙就是百年以前人類的居住地。這不是個怪物麼？當然的，這都是孩子們想的問題，但是在梅里荷對於我們卻是很有趣味的。

我敘述上面這一段，是在梅荷里福很早的時候。早晨七點鐘，安董、巴夫洛維奇就已經在做着事，十二點鐘午餐。用過午餐後就睡午覺。兩隻狗，黑狼與白龍嬉戲着奔馳着，這時候，我找一個沒有陽光的地方假眠，因為我徹夜的不睡，午餐後瞌睡蟲在引誘我似的。多半，我不在屋中而在廊下或樹蔭的長椅上睡。一直等到安董·巴夫洛維奇的脚步聲把我驚醒時，我才擦擦眼睛坐起來。這一些，安董·巴夫洛維奇都收入他的誘惑中。我知道，他的午睡沒有睡好，因他早就到花園中去了。

——怎樣，又不舒服麼？——我突然的問他。

——不，——他回答說——祇是我做了一個惡夢，夢見一個黑衣僧。

這個印象使安董·巴夫洛維奇許久不能忘記，一直到他寫成那篇著名短篇小說黑衣僧以前。關於黑衣僧我不在此處多說，讀者可以去參看那篇東西，我

祇是說這篇作品的結構與來源，我以為是「瓦拉赫傳奇」與關於宇宙問題的談論以及伊凡甯珂的父親等資料所湊成的。這時候林康·米齊洛娃與薄達平珂仍住在梅里荷福，他們已住了四年了。此外，還有那不幸的伊凡甯珂。這已是個無家可歸的老頭，很快就要埋葬的樣子，但他仍然時常記得梅里荷福，記得黑衣僧。

在莫斯科大學受教育時，安董·巴夫洛維奇極喜歡詢問關於達紀亞的生活。但他在莫斯科時終於沒有一點機會致祭這些。並且一八九三年初冬時正月十二那天他就到了聖彼得堡。他遠遠的離開梅里荷福與離開莫斯科時他仍然不忘記那個「達紀亞」，並在那裏收集關於這個的材料，並在聖彼得堡「小南斯拉夫人」的食物店中得了許多資料。

他以後祭祝時是和許多華貴的人們在一起，安董·巴夫洛維奇談論這些故

事時，稱之爲「小說家的聚餐」。

在梅里荷福居住時，安董·巴夫洛維奇時常驅騎到莫斯科與聖彼得堡去。多半，他是住在旅邸中，而此處他的旅行券就發生了疑問。如像地主或 *Pol'son's estate* 在西爾布霍夫道上一樣，他不需要警察的盤查，因他是到大學校中去的。這種疑問一直帶回家，這時的安董·巴夫洛維奇服務於官警局。他將這些對於旅券的疑問都對阿哥亞力山大·巴夫洛維奇談論着。

一八九三年整個春天安董·巴夫洛維奇在自己的梅里荷福園中閒着，種植薔薇，修繕果樹，完全過着鄉村生活。梅里荷福花園差不多每天都變一變新樣子，這時候，已是極美麗的了。安董·巴夫洛維奇一天到晚的忙於種樹。他有些像一個園丁了。安董·巴夫洛維奇幼年，當他在泰甘盧時，他認識了西里華洛夫，他就致信卜留沙夫說：「在一八七七年——他寫這信時是一八八八年二

月九日——我在路上遇到了一個腹膜炎患者，午夜時病倒於莫西亞·莫西卻，這人真可憐得很。猶太女人魚貫而入，將芥子泥給我。」這就是安董·巴夫洛維奇荒原中的主人翁，大概那時至少已經是半死了。安董·巴夫洛維奇時常記着這件事，尤其是他自己病的時節記憶那病人……

這年夏天在梅里荷福住的人特別多。安董·巴夫洛維奇不僅與熟識常在一起遊，並與許多很生的人厮混看。一間房裏住好幾個人，一天到晚就是歡笑聲。著作家，處女的崇拜者，地方醫生，當地人民，遠親的兒子等，大家伸長了耳朵（他們愛聽安董·巴夫洛維奇的說話）——這許多人，好像萬花鏡一般，安董·巴夫洛維奇在他們中間坐着，許多的朋友圍着他，他每說一句話都引起大聲的哄笑。安董·巴夫洛維奇有時候常到他那所謂「公領」去，他駕着那莫拉斯登爾（俄國旅行用馬車）到那鄰近僧院的達維陀荒地，或是駕着競走馬

車。安董·巴夫洛維奇披着白色夏服，他自己握着小皮條坐在競走馬車上。安董·巴夫洛維奇背後坐着那新認識的小姑娘，她手裏緊緊的握着那小皮鞭。白色夏服與小皮鞭把安董·巴夫洛維奇裝成了一個驃騎兵。一大隊的人；「驃騎兵」在前面做開路先鋒，其餘的二輪車與旅行馬車都滿載着客在後面跟隨着。

這許多的人擠滿在車上，到屋簡直沒有空地了。安董·巴夫洛維奇很早就想建新屋，並在那新屋中建新的水池。——或是在別處築新水池。但是這都沒有實行。僅祇在屋內建了農舍。有一個地方的小茅舍拆毀了移到另一個地方，另外，又實行了一點安董·巴夫洛維奇的計劃。又有一新的畜牲外屋，上面蓋草，旁邊掘一小溝，並有柴垣圍住，完全是小俄羅斯風味；浴池，倉庫，最後，安董·巴夫洛維奇還計劃搭一旁屋。這小屋中分三間極細的房間，一間是牠們共同的住室，另一間設着几案。第三間——左首的傍專為休息會客之用，

這一些有趣的事安董·巴夫洛維奇都描寫在海鷗（有鄭振鐸譯本，商務版）中。這旁屋建於灌木果樹林中，到那裏去，必須經過蘋果園。春天，當櫻花與蘋果花開時，這旁屋有極大的趣味，冬天的雪的遮蓋之下，特別要闢一條路爲人所走。

這時候安董·巴夫洛維奇爲劇烈的咳嗽所苦，尤其是早晨使他不能安靜。

這咳嗽在餐室裏發生時，葉敷格涅亞·雅可夫里夫娜對聖像歎息着說：

——安董整夜都不能安眠啊！——她很苦惱的說。

但是安董·巴夫洛維奇眼見着是不大好了。他最怕親屬的不安，但他的危險已不可諱了。我曾親眼見他的粘痰中帶有血跡，我問他時他很不安的感到自己的不謹慎，迅速的踏去了那粘痰說：

——這是些小事……你不用告訴瑪絲和媽媽。

這咳嗽使安董·巴夫洛維奇一八九四年到克里米去。他住在耶爾泰，他去了以後，表面上很滿意的回到家裏來。

除了咳嗽之外，同時他的心臟也起了病。有一次，他在梅里荷福會告訴一個友人，說是他自己覺得非常不好，他想，這就是他致死的原由。他的心的怔忡使他神經極度的興奮。有些話我已經說過，他曾於惡夢中見到那黑衣僧，使他的痙攣加重了，這一種深刻的印象，仍然模糊的在他心裏記着。也許這許多都是他致病的原由，他的睡眠不安，過分的勞作，使安董·巴夫洛維奇完全不起！

當驅除虎列拉傳染病時，安董·巴夫洛維奇與地方人士及地方議會議員一起做事。他藉此在地方議會中研究了許多地方問題。他最注意的是人民健康與人民教育問題。他完全是無助的研究地方的預算，他代政府計劃建立新的道路，

開設新的病院與學校。他想從洛巴斯涅車站直到梅里荷福舖石子路，並設立郵便局與三個學校。他並幫助了貧苦的農民，還替全村的住民設備了救火房，一口救火鐘龐大無比，像教堂裏的大十字架，像鏡子一般的無論太陽天或月夜，都閃閃有光，在十三俄里以內還能看到。

這時候，安董·巴夫洛維奇完全陷於異常熱望的生活中，他祇想能做到他的計劃後，到阿恩爾士 (Algiers) 去，或是到加拿爾島 (Canary Islands) 去，但是他獨自不能實行他的計劃，他的旅行也就不能告成。他要完成他的著作，他沒有錢，他很安的居在梅里荷福，他不想再出去了。一八九四年安董·巴夫洛維奇第一次做着審判廳的陪審官，陪審官的選舉已很久，這是偶然的給他去聽一次審判。他很高興的從西爾布霍甫的審判廳出來，譴責廳長而讚譽他的副廳長與一切審判官和同僚。以後，他出了審判廳又計劃他那條長路的建築，他

想種植一些薔薇，木蘭 (Tulip-tree)、百合花 (Hyacinth)，並且還栽一些果樹與小松 (Asparagus)。這時他的梅里荷福花園又完全不像樣了。於是又重新整頓，一間小屋裏堆積着耕耘與農具，園中有許多的花了。安董·巴夫洛維奇每天早晨到他那親手栽植的地方去，他回到屋中時，時常帶了些白蘭或紅蘭。黑狼與白龍兩隻狗跟着他。

一八九五年時他著作很流暢，沒有任何的事作他的參考。安董·巴夫洛維奇從外面回來，寫着海鷗那本東西，比平時費了更多的時間，我真不知道，他取材於什麼才寫成這海鷗，但是他的著名，我是很清楚的。在雷平到波洛各夫的鐵道旁有一座很富麗的別墅是藝術家李維丹所住的，他那裏有許多很雜的長篇小說，有一次他忽然以手鎗射擊自己的腦袋，但是不成功；彈丸僅擦破了皮而流點血，並沒有洞穿腦蓋。他驚愕中的女英雄所以出此。安董·巴夫洛維

奇是醫生，當時另一個李維丹的家人，希望不宣佈這秘密給別人知道，就拍電給安董·巴夫洛維奇促他連夜就去。安董·巴夫洛維奇就迅速趕得去，他在那裏看到了李維丹，頭上裹着黑布，這頭巾顯然是女人用的，李維丹看到安董，就急忙把這黑巾取下擲在地上。李維丹把手鎗擲到湖中去。李維丹的夫人似乎很窮，她拿了兩隻死海鳥擲到脚下，安董·巴夫洛維奇因之寫成了海鷗。我讀到一本雜誌上迴憶柴霍甫的一篇文章說柴霍甫寫成海鷗是因與李維丹夫人的談話，說起獵取海鷗，她自己稱爲女英雄。這是不對的。我證明這不對，請看安董·巴夫洛維奇自己寫的話。『這一幕劇——安董說——與一個我熟識的友人有密切關係，這是一個不痛快的回憶，我把這致獻給他（妻的請托）沒有別的，祇是表明我的心跡而已。』海鷗演了幾年後，有一個極美麗的夫人來訪我，他曉得我是柴霍甫的兄弟，她沒有任何介紹的來同我談關於李維丹的自殺不成的

事，她對這事情很會推測，她以為在安董·巴夫洛維奇與我這裏都是問不出真消息的。

這一年安董·巴夫洛維奇到雅斯洛波力去訪李夫尼可拉也維奇托爾斯泰，這一個老年人已經很恍惚了，他祇很愛他的花木。安董·巴夫洛維奇已變得很快，很老，而且很黃。他祇在房祕密的做事，我差不多有一個月沒有看見他，我不能不說一說他這個變態。他因為咳嗽與痔疾所苦，但他不使人知道，他乾咳着，伸長了耳朵聽，他不把這祕密告訴任何人。以後，我才發現於他的二篇小說訂婚（見黑衣僧）之中。這其間，是假以前南斯拉夫官衙中那沙白林的不幸家庭作資料，這篇小說一直說到賽夏死時。另外一篇短篇小說也要說一說，這就是殺戮。這些語句：『城裏的官做了許多好事，新莫斯科街上舖着細沙，在好多長柱上橫寫着黑字。』這些長的語句，是描寫吳格列奇城的縣官斯君的。

在他這短短的小說中又說：「我讀着一本書，這本書是我所有的書中最好的一本書，我知道這是一本沒有價值的書。」這時候，我正在吳格列奇寫那三個兵卒，毫無疑義的安董·巴夫洛維奇的寫成殺戮是從沙哈連回來以後。

安董·巴夫洛維奇曾參與編纂「外科醫生年誌」，他所以去參加，可說是莊重的社會意識，他從這裏到那裏，忙碌奔走未得到任何結果。平常，安董·巴夫洛維奇喜歡大量借錢與人，他也從來不希望別人歸還。他曾捐助了一個被逐放人的母親一筆鉅大的金額。

一八九六年夏天安董·巴夫洛維奇到瑪克沙紀（波洛驛站之旁）訪蘇佛林，當時我在南斯拉夫，無意中我的妻收了安董·巴夫洛維奇一封信說：「爸爸星期六來。」這所謂「爸爸」是個假親（俄國結婚時的證婚人）而我們稱他做「爸爸」的。這個新奇的消息安董·巴夫洛維奇趁我不在家時突然的說出了。他到

伏爾加河畔一游後即回梅里荷福。我本欲到城中去找他，但他完全是很平淡的。他不喜歡俄羅斯舊式的城市，他覺得每一個城市裏的教堂都太多；他住在城南一座白色小屋中，屋旁是花園，百花盛開的時節，芬芳的馨香使人欲醉了。

同年的夏天，安董·巴夫洛維奇又到高加索去游，這已是第二次了，這次比他第一次去的使他高興得多。

一八九六年安董·巴夫洛維奇將海鷗在聖彼得堡亞力山大皇家戲院上演。牠沒有得什麼誹謗。在舞台上得到了成功，在報紙上沒有什麼。開演了以後，安董·巴夫洛維奇第二天早晨他坐了火車到莫斯科後再轉赴梅里荷福；他沒有遇到任何熟人。這時候，他的病已經很重了。一般的優伶都很願意和安董·巴夫洛維奇談談，但安董·巴夫洛維奇卻很平淡的回到了自己家裏。

安董·巴夫洛維奇對書籍很愛護，當從彼得格拉德到梅里荷福時，他細細地把書籍包紮好放在自己的箱子裏，但是在那裏已經有很大的一間圖書室了。一八九六年他將這些書都搬運到他生的地方泰甘廬去，建立一個民衆圖書館。泰甘廬祇是他自己著作的完整的書籍。泰甘廬圖書館的書籍是很豐富的了。書中的插畫都是取之於聖彼得堡，莫斯科，與泰甘廬。安董·巴夫洛維奇引以為幸，泰甘廬公立圖書館，祇成爲一檢察局而已。那裏圖書館原來是：讀者去看書須有商會或官廳的證書，並是有限制的。現在泰甘廬的圖書館是很公開，任何人可以去讀，並設有几案由專人管理，這可算是安董·巴夫洛維奇·柴霍甫死前的唯一的貢獻。至於在那檢察局的方面我不大知道。

一八九六年安董·巴夫洛維奇參與了人民教育事宜。這是他一生中最有功績的事，這比之他游沙哈運當然好些。安董·巴夫洛維奇的五年中他做了許多

公德事務。他一時是醫生，一時是社會活動者，是文學家，又是農夫。他寫的農夫（見趙譯柴集第七卷審判）與山莊差不多把梅里荷福寫盡了。安董·巴夫洛維奇爲人民教育的事費了很多心思。他計劃了十六個預算案，他又很出力的醫治流行感冒病，這都使他出了很多力。

他始終沒有忘記人民教育事業，他終於建立了幾所學校了。當然，爲一切艱難，設備得不會如何完滿，但在西爾布霍甫地方總是稀有的。第一所學校建於泰里斯，第二所在洛伏西克，第三所在梅里荷福。他對這建築很熱心，他自己繪圖樣，自己買材料，自己監工營造。他說如果他的成績很好，他將繼續的建滿十所。學校的建築完了工，結果比地方學校的成績優良多了。當地方檢察局去視察時，安董·巴夫洛維奇自己在籌備泰甘盧圖書館事宜。

一八九七年安董·巴夫洛維奇在洛伏西克去建設第二所學校，但他不是每

天到那裏，僅是指導其工作而已——學校也迅速的開了學。開學時有地方人士的演說，但在奠基時是沒有一個人到的。當時曾等待了很久沒有人來，地方官吏都住在洛伏西克五俄里以外，等他們到時，一切都已經完畢了。農夫們帶了麵包和鹽來送安董·巴夫洛維奇，安董·巴夫洛維奇答謝他們，並說這是不必要的（但是安董·巴夫洛維奇不會演說）。但是農民們仍是把麵包與鹽給了安董·巴夫洛維奇，他們感謝洛伏西克有了一所學校。一些大的著作家並不是大演說家，安董·巴夫洛維奇就是這個人物。二月間安董·巴夫洛維奇計劃着大的莫斯科人民住宅，當時莫斯科人民的住宅都是很狹小的。一般的人都覺得很不舒服，他們居停主人爲「酒館老闊」形式，其屋小人多。人民住宅外，在莫斯科更開始築了大的圖書館，閱書處，演講廳，博物院，戲院等等。建立這些場所差不多捐募了五十萬經費。安董·巴夫洛維奇把這當做了自己的事一般努力。

他在這些空餘時間還寫成一篇農夫。他更特別的注意到俄羅斯社會的學習外國語言文字。在這一個月中他做的事也算很多了。

三月間安董·巴夫洛維奇的病狀極危。他的咳嗽起了很久很久，一八八四年患咯血症，但是他不注意及此，到這時咯血症已很威脅可怕了。他從梅里荷福到莫斯科去等蘇佛林，他們同在「愛爾迷達斯」用膳，安董·巴夫洛維奇就不留意迸吐出了一口血。但安董·巴夫洛維奇從不肯告訴人，以後，他不得已的進了渥斯脫羅吳莫夫伯爵的病院（四月十日）。當安董·巴夫洛維奇進了病院以後，他的姊姊瑪麗亞·巴夫洛夫娜到梅里荷福一點不知道。她回到莫斯科，在車站上遇到了她的哥哥伊凡·巴夫洛維奇，他把安董·巴夫洛維奇在病院裏寫的一張信片給她看，信片上寫道：「請求你一點也不要告訴父親與母親。」瑪麗亞就立刻到病院中去看安董。這裏，祇有一張小圓桌，她看到了那

很瘦弱的安董·巴夫洛維奇，他戴了一頂小帽，床頭的左面牆上用紅鉛筆描出了一個人形，這大概是安董·巴夫洛維奇無聊時的作品了。平時活躍酒脫幸運的人兒，這時完全變得瘦弱而憔悴了。安董·巴夫洛維奇自己是醫生，但終於沒有診斷自身的病症。當安董·巴夫洛維奇從屋中走到另一間屋中時，看護婦替他整理寢衣並在他左右扶着。安董說：「我已變得這樣遲笨了嗎？」

從來是沒有這樣明顯的表現的，安董·巴夫洛維奇的肺結核已是不能再守祕密了。任何的事都不能做，他必須要靜養才好，但安董·巴夫洛維奇認為這是不必要的。

從病院出來，安董·巴夫洛維奇回到了梅里荷福，準備到國外去休養。他首先到彼阿黎茨，但在那邊他遇到了很不好的天氣，這天氣繼續了很久，因之他沒有感到什麼舒適。以後，他又移居尼斯(Nice)，住在Gounod街的Per-

Ston Kuse 很久。在那裏，他會見幾個有名人物，如過華李夫斯基，梭波李夫斯基，涅密羅維奇——唐奇珂，與藝術家雅珂平等。安董·巴夫洛維奇時常到蒙地加羅地方波達平珂與蘇拔托夫（尤斯）處去玩牌。他一個友人曾有一封信說到這些事：『我認識安董·巴夫洛維奇是一八九八年冬天在尼斯的一個俄羅斯公寓，是在一個大食堂中看見他的。他和華西禮·伊凡洛維奇·涅密羅維奇唐奇珂和雅珂平在一起。午餐後，他們閒談着已經傍晚了……用午餐時，安董·巴夫洛維奇飲了少許巴爾扎克的紅酒。他時常到蒙地加羅去玩，有時就在那邊用膳。多部份的時間他就是如此消磨的……我與我的妻子和女兒在尼斯，她們都很留意的看安董·巴夫洛維奇的病症。他自己到藥房裏去，找法國藥劑師談着藥品。』每一個人都很注意在國外的安董·巴夫洛維奇，他在尼斯也仍然想念那「外科」雜誌，他把一些從莫斯科帶去的書籍仍寄回俄國。或寄至梅里

荷福。

在尼斯，安董·巴夫洛維奇過了秋天與冬天，一八九八年二月，他就要到非洲去。而過華李夫斯基要與他同行，安董·巴夫洛維奇想取道珂爾西克，但是沒有成功。這一個月中，安董·巴夫洛維奇的病就加重了。在尼斯一個法國牙醫生替安董·巴夫洛維奇治牙，他握了把鉗子窒扶斯性的不正當的夾着，嘴裏說：「你的病在牙根上」。

一八九八年春，安董·巴夫洛維奇回了俄國。他冒了雨雪到了鄉間，他不管氣候，培養，懶惰，他專門的閒散着。「外表上，我從來就太不講究了，」他寫給一個友人說。

安董·巴夫洛維奇在尼斯的時候，認識了幾個法國政府人員，他們都是熱心服務社會的。他們常談的著名的浪漫小說家愛末耳左拉，和他的著作 *Tac-*

Crise。關於社會服務的問題，在歐洲分爲兩派意見：一派是廉潔而素樸的尋求真理，另一派是新時代刊物派，安董·巴夫洛維奇對這些事祇是熱情的研究。特梨博士與左拉等的意見，並與蘇佛林熱烈的通信說這些問題。這位老先生在表面上對安董·巴夫洛維奇的關係極親密，而安董·巴夫洛維奇也同樣對於他，因之以前曾在蘇佛林氏的新時代中佔一席之地，但是在安董·巴夫洛維奇的心裏卻極沉澱，因此他們倆就分離了。

一八九八年三月安董·巴夫洛維奇到了巴黎。這地方使他很歡喜，他碰見許多有趣的人物，法蘭西惹起他很多的興味。他認識了有名的彫刻師安托可林斯基，這安托可林斯基就是安董·巴夫洛維奇的故鄉，那秀麗的彼得第一彫像的作者。安董·巴夫洛維奇從巴黎帶回到泰甘盧圖書館，有三百十九部法國的作家著作物。——「這是我的攀附」，安董·巴夫洛維奇以後這樣說。除此以

外，泰甘盧博物院，安董·巴夫洛維奇還送去了大批安托可林斯基彫刻，其中有「最後的歎息」是很著名的。

安董·巴夫洛維奇在巴黎一直住到五月，才回到梅里荷福。爲了他自己的病，他談話很少。與以前完全變了一個樣子。他祇看看他的薔薇花，和灌木林。並且這時他開始建立梅里荷福學校。

這樣的到了九月。經過了比較好的夏天後，秋天落着細雨，九月十四那天安董·巴夫洛維奇到了耶爾泰，他自從到尼斯去過後，就不願再到外國去，他就到耶爾泰住下了。爲了他的劇本要到莫斯科美術戲院公演，他又到莫斯科去了一趟。這一次並未使他失望。秋天與冬天他就住在耶爾泰，他想在耶爾泰找一個較好的地方，預備將來久住，他想秋冬兩季住耶爾泰，夏季住梅里荷福。並時常游賞克里米。

安董·巴夫洛維奇獲得一方在阿吳脫克的土地，當年的秋天就開始營造。消耗的經費僅及一萬之數，屋子的建築時，每一方石塊，每一枝樹木都得安董·巴夫洛維奇親自的籌劃佈置。安董·巴夫洛維奇整天的在監視着，屋子的建築是用石塊嵌成，是仿土耳其和韃靼式的。

同年的秋天，安董·巴夫洛維奇以二千盧布購得離耶爾泰四十五俄里枯曲克地方的小屋數椽。那地方也很優美，安董·巴夫洛維奇又計劃在這週圍築一條大路，他離開梅里荷福後又好像住在鄉間了。他又預備養雞，畜牛和馬，他自己很想如此做，因枯曲克是很荒涼的地方。

一八九九年安董·巴夫洛維奇開始與瑪爾克斯談判關於經常的出版自己的著作問題。這談判的結果由安董·巴夫洛維奇出七萬五千盧布，瑪爾克斯代其印刷全集。這七萬五千盧布分三次繳清。安董·巴夫洛維奇就在耶爾泰住得很

久，在他的屋前以後出現了一個大的廠屋與煙筒。

一八九九年克里米的冬天很冷，飛雪與海風，使人很難忍耐，安董·巴夫洛維奇覺得很不安。本來一切都使他很高興，但是他的病軀使他對耶爾泰住不慣了。他又想莫斯科，想美術戲院和他的脚本。——他又想到莫斯科去購置一座住宅。他想一座小屋子，很愉快的，要在庫爾斯克車站區域，爲了常要到鄉間去住。這一種生活使他懷念得很。在他所住的地方有地方談說會安董·巴夫洛維奇曾參加做事，並且執教於耶爾泰女子中學校，並把普希金一齣名劇波里斯·郭杜諾甫編好排演於康達珂夫學院。正月與二月是安董·巴夫洛維奇難期，他的咳嗽竟終日不停。許多俄國人生了肺病就到耶爾泰去，大概耶爾泰已成爲肺病療養的專門地方了。安董·巴夫洛維奇這時在耶爾泰很忙，他忙於編好報紙去付印，並且，要收集經費。

凜烈的冰霜天氣過了以後，克里米的春天很好，但是安董·巴夫洛維奇已
到北方去了。他只是想收集材料，因之四月十二到莫斯科，五月又到了梅里荷
福。梅里荷福的學校已經開辦了，但安董·巴夫洛維奇對梅里荷福已失了他的
興趣。秋天時，十月間，父親巴維·衣哥洛維奇死了。他死了，安董·巴夫洛
維奇就厭棄了梅里荷福，他想出賣了梅里荷福，永遠到克里米去住了。

一八九九年六月安董·巴夫洛維奇到彼得堡去做事，但祇去了一天，他順
便到耶爾泰去準備房屋，安董·巴夫洛維奇經過泰甘廬和新俄羅斯到耶爾泰，
他在報紙上登出要出售梅里荷福的新聞，八月間從新回到莫斯科。

八月廿九日安董·巴夫洛維奇售脫了梅里荷福而到耶爾泰建立一座新的私
有的屋子，把母親和姊姊都接到那裏去住。

這一次，在柴霍甫生活中的變換新方向，要算是最後一次了，安董·巴夫

洛維奇是極喜歡北帶的。

最後四年，安董·巴夫洛維奇的健康已一天壞似一天，但他仍很熱心的參加社會生活與著作。並且，他已轉變到著作戲劇的脚本。

一九〇〇年正月，安董·巴夫洛維奇在耶爾泰。他與母親在一起住。正月十七他很悲哀，因他感到很不健康。他在冬月中寫成一本中篇小說山莊。這小說是寫的沙哈連的事情，而參插了梅里荷福的人物。

惱人的春天，從前在耶爾泰是從來沒有的，三月五日下午了一次雪，使人覺得很不高興。安董·巴夫洛維奇苦於這種生活，他一心的想着莫斯科美術戲院，他想這樣的戲院在克里米也應該有一個。在耶爾泰他忙於投資於電氣的建設事業。

四月間使安董·巴夫洛維奇又陷於病態中，他的咳嗽使之不能著作，不能

做任何的事。病狀較佳後他到莫斯科去，在那裏又遭了嚴寒。八月間回耶爾泰，爲美術戲院著了一部三姊妹。

一九〇〇年秋，安董·巴夫洛維奇到莫斯科，十二月初到法國里維爾與尼斯。他很想到阿非利加去，他已經準備到阿耳絲爾，但是阿非利加之行沒有成功，而祇到了意大利與羅馬。他在那裏又遇到了寒冷的天氣，於是一九〇一年二月他回到了自己的耶爾泰。這時的耶爾泰是很好的春天，安董·巴夫洛維奇就每天在外面跑，他自己植樹，他整頓新的花園。他籌劃在他的生產地建立美術陳列室，很迅速的他辦到了，一直到如今泰甘廬還有這美術陳列室。

一九〇一年五月，安董·巴夫洛維奇準備到莫斯科去訪索羅夫斯基。這位教授先生很莊嚴的去迎接他。安董·巴夫洛維奇就同他一起到瑞士去玩了一趟。

一九〇一年五月二十五日，他突然與克尼必爾結了婚，婚禮完全是祕密的。

過去了，母親不知道，姊姊也不知道，卻巧他的哥哥早晨到莫斯科去碰見了。婚後到吳菲姆斯克度蜜月，他們路過皮雅納波爾縣和維揚茨克縣，那是很不好的一個地方，他們整整地在那裏等了一晝夜才乘到船。安董·巴夫洛維奇在那裏寄信給耶爾泰的鄉人要求算清租稅，最後，他們到了安特列夫斯克療養所（阿克新洛車站），就在那裏住了。

安董·巴夫洛維奇在療養所住到七月，經過伏爾加，察里茨，與新俄羅斯，回到了耶爾泰。

一九〇一年秋天，在鄰近耶爾泰的高斯勃烈地方李夫·尼古拉與維奇·托爾斯泰在養病，安董·巴夫洛維奇時常的愛去看他。在這個秋天並來了幾個客：庫普林，蒲甯與高爾基，他們都到了克里米，並都寄住在文學家葉耳巴與紀頁斯基處，安董·巴夫洛維奇因此不大快活。托爾斯泰的病自己很能注意，安

董·巴夫洛維奇很懷疑托爾斯泰，以前他在許多著作中能表現他比自己的朋友要健壯，爲什麼一九〇二年就突然的病了。他的疲勞使他在二月時患着劇烈的咯血症。一個月中他多半總是坐在自己工作室裏，並很少到城市裏去一趟。這時候的高爾基被選爲科學院的名譽校董，高爾基因爲時間上的困難，上書校長孔士大吉·孔士大吉洛維奇請求辭退名譽校董之職。

安董·巴夫洛維奇這時候的病也回復了一些，但是他的妻子卻病了。當她少須輕一些時，他就立刻到伏爾加與卡敏並到比爾米去。他回家後就偕同他的妻子移居莫斯科附近鄰近達拉梭夫卡的斯達尼斯拉夫別莊，在那裏過了七月以後，八月間安董·巴夫洛維奇就獨自回了耶爾泰。他又重新的和爲城市的叫囂所苦，他又想到北方去，於是九月間他又到莫斯科。他自己曾寫道，城市對於他是『昏天黑地』的，當然，這種生活又需要新的努力，他十二月又到了耶爾

泰。他開始又劇烈的咳嗽，他每天都不能做事，但他又在計劃着著作櫻桃園。
安董·巴夫洛維奇總是想到北方去，他的健康總使人擔憂。一切的病人都須在一個地方休養，例如尼斯與耶爾泰，這並不是一種什麼特性，而是與強壯健康的人一樣的。這是一個迅速的結果。安董·巴夫洛維奇到北方，但他的病仍然如舊。他回到耶爾泰也是一樣，在克里米沒有再好的病院能診斷他的病症。耶爾泰對安董·巴夫洛維奇養病是沒有多大效力的。

一九〇三年春，安董·巴夫洛維奇比較病勢好了些。他到莫斯科並到彼得堡去，去的時候是四月十四日。這次旅行的是去找那替他印刷全集的瑪爾克斯，他想換另一個地方去出版發行。不知道安董·巴夫洛維奇為什麼要這樣改變，安董·巴夫洛維奇到莫斯科時，瑪爾克斯迎他到國外出，安董·巴夫洛維奇的全集仍為瑪爾克斯繼續印行。

安董·巴夫洛維奇回復到彼得格勒，整裝預備到瑞士去，但是，表面上看好像他已經爲旅行所困乏，實際上莫斯科的醫生涅斯脫羅吳莫夫說他的身的健康需要到瑞士去休養。耶爾泰又成爲過去了的地方，現在是新的問題放在目前：需要在俄羅斯中部築一所房屋專爲適合病體休養。安董·巴夫洛維奇就極力的要找尋一不很大的小別墅，要在莫斯科附近的察里茨或是薛維尼各洛特，但是探訪許久仍不可得，一直到秋天也就算了。這時候安董·巴夫洛維奇自己回到了耶爾泰，計劃着，並開始重新改從前已寫好了的劇本櫻桃園。

一九〇三年十月這劇本已經完成，安董·巴夫洛維奇把牠帶到莫斯科去，即日就在美術戲院排演。很早以前，安董·巴夫洛維奇對這齣戲抱了很大的熱忱，卽至正式在舞台上公演時，他又覺得索然無味，好像是另一個作者的東西。

一九〇四年正月十七日，櫻桃園第一次公演，這時候正逢安董·巴夫洛維奇的文學著作出世後的二十五週年紀念，因之對他表示敬意。在舞台上宣讀了一個長篇的名單都是對安董·巴夫洛維奇祝賀的語句。安董·巴夫洛維奇感到沒有什麼意味，甚至他覺得這有些像哀悼似的，在劇本上演後的第二天，他就想回耶爾泰。

一九〇四年春，整個的二月間安董·巴夫洛維奇居耶爾泰未走動一步，以後他找涅斯脫羅吳夫伯爵設法，他想住在莫斯科附近。他的健康就告終了，要是誰看見他或是遇到他時，就會想到他是快完的人了，他五月間病了到莫斯科，沿路舟車的顛簸他都不能忍耐，他到莫斯科休憩時，就睡了好久不起來，劇烈的咳嗽使他不能忍耐，當時，在莫斯科的祇有他的妻子，平時，安董·巴夫洛維奇獨自在耶爾泰，她在美術戲院演戲，他沒有和她同居，祇在克里米與

母親住在一起。

六月三日安董·巴夫洛維奇由他的妻子陪伴到絲華爾次華里特去 (Schwartzwalde)，他們就在小溫泉療養地巴井維力爾居住。在此處，他的病狀仍是很壞，但是他寫信說，他的病在復原，不是小粒的而是大塊的現象，當然，這是他的自欺欺人之談。他時常幻想着到意大利湖去游，並想由脫里斯回耶爾泰，並又想乘船到烏丁再乘火車返俄羅斯。但是七月二日他逝世了，他所想的一切都沒有做到。

他的屍體運到了莫斯科。

他埋葬在新寄維奇道院，與他的父親並列着。埋葬的時節，送葬的人擁擠不堪，把一整個尼古拉車站擠得水洩不通，一直到新寄維奇道院，電車與馬車都沒有一點空隙。

柴霍甫年譜

生活年月

一八六〇年 正月十七日生於泰甘盧縣亞力山大街的第四十七號。原街名柴霍甫。

一八六七年 進希臘教區皇家神學院預科求學。

一八六九年 十月二日，考入市立中學一年級。

一八七九年 六月十五日，中學卒業。

一八八四年 在莫斯科大學醫科卒業。

一八八四年 夏天在伏斯克里新斯克，服務於柴肯農村病院，爲阿爾哈林斯基醫生助手。幾個月後到薛維尼各羅特病院充吳斯平斯基醫生助手。

一八八四年 十二月，第一次患咯血症。

一八八五年 夏，在克頁夫斯基。

一八八五年 十二月，結交蘇佛林。

一八八六年 助蘇佛林編新時代。

一八八六年 三月二十五日，致信格里各羅威契。

一八八六年 四月六日，咯血症復發。

一八八六年 夏，在巴勃金。

一八八七年 四月到泰甘廬。

一八八七年 夏，住巴勃金。

一八八八年 游哈林可夫縣，到費陀西訪蘇佛林，並到高加索。

一八八九年 被稱爲俄國大文豪，三月起游西歐。到意大利屬地維尼刺，傅格靈刺，羅馬，涅阿包；法蘭西屬地宜昌及巴黎等地。

一八九一年 夏，在卡魯斯基。

一八九二年 正月旅行尼斯各羅特，在鄉間遇到饑荒。

一八九二年 二月，以十三萬盧布購置梅里荷福的花園一座。

一八九八年 父親死於梅里荷福。

一八九八年 十月二十四日，購南俄耶爾泰地皮一方。

一九〇〇年 正月當選爲科學院院長。

一九〇一年 五月二十五日與莫斯科美術戲院女優涅林嘉柳娜爾陀夫娜克

尼必娜結婚。

一九〇二年 辭退科學院長職。

一九〇四年 六月三日到巴金維力爾轉赴德國療養肺疾。

一九〇四年 七月二日，死於巴金維力爾。

著作年月

一八八〇年 處女作陀斯克地主胡拉奇米羅維奇給鄰居弗里特里教師先生的一封信載於蒼蠅雜誌第十期。

一八八〇年 編輯蒼蠅，斷片，時光，實證，光明，莫斯科，旅客，慰安，俄羅斯諷刺新聞，新日期，蚱蜢，聖彼得堡報，等等刊物。署名於下：
『阿·柴——奇』 『安·柴』 『安脫·柴霍奇』 『安董斯·柴霍奇』 『安董珊·巴達梭夫』 『我哥哥的弟弟』 『沒有病人的醫生』 『多感的人』 『沒有臉

腑的人」「盧維爾」「胡里斯」等等。

一八八四年 六月，將米里勃民的傳說在斷片中發表。

一八八六年 正月三日雜色短篇署名「柴霍奇（阿·柴霍甫）」用特號字體在斷片中刊出。

一八八六年 三月三十一日又發表柴霍奇與刮弧中的阿·柴霍甫一文（關於雜色短篇）。

一八八六年 鎮魂祭（見黑衣僧）在蘇佛林的新時代第三五八一號中發表，署名「阿·巴·柴霍甫。」

一八八七年 八月一日或二日，黃昏——第一本短篇小說集為蘇佛林印刷出版。

一八八七年 九月十一日，無罪之辭由維爾涅爾出版。

一八八七年 十月十七日，開始著伊凡諾夫一劇。

一八八七年 十一月十九日，伊凡諾夫第一次在莫斯科珂爾神戲院上演。

一八八八年 三月，荒野刊在北方通信中。

一八八八年 十一月十一日，癩疾一短篇小說收入耿爾辛文選中。

一八八九年 三月五日著厭聞。

一八九〇年 十二月三日，描寫西伯利亞之生活的郭錫福載於第五九二六

號新時代中。

一八九一年 十月二十三日著到沙哈連去與俄羅斯新聞。

一八九二年 編賑濟饑荒一書。

一八九五年 沙哈連島出版。

一八九五年 十月二十一至十一月，著海鷗一劇。

一八九五年 三月十七日著一個藝術家的故事與俄羅斯思想四卷。

一八九六年 海鷗在彼得堡亞力山大皇家戲院上演。

一八九七年 三月著農夫與俄羅斯思想四卷。

一八九八年 十月著文舅舅一劇。

一八九八年 十一月十六著實際情況及俄羅斯思想十二卷。

一八九九年 十二月二十日著山莊一篇，一九〇〇年在生活第一期發表。

一九〇三年 十月十日著櫻桃園一劇。

一九〇三年 訂婚在大衆雜誌第十二期發表。

一九〇四年 櫻桃園在莫斯科美術戲院上演，對安董·巴夫洛維奇·柴靈

甫表示敬意。

(完)

(此篇係根據一九二八年莫斯科出版之柴霍甫短篇傑作集而譯)

後記

柴霍甫是俄國八十年代的大文豪，他的祖父是個被解放了的農奴，他的父親是個小商人；他自己進過希臘文學學校讀書，並在莫斯科大學醫科聽講；他的文學生涯就是在大學時代開始的。

八十年代時，俄國的智識階級是在平凡主義的全盛時期中，但柴霍甫却是這時期的另一個理想的代表者——他是一個諷刺作家。

就一般的說，柴霍甫是個悲觀主義者，他的人生觀是悵鬱，悲愁與厭世，他沒有勇敢的反抗時代的精神，祇時常是呻吟痛苦和煩惱，他至多祇在小說中冷譏熱諷的指摘社會的病態，但祇是指摘而已，却沒有直接反叛的思想；從他

所有的著作中找，除了一篇沙哈連島遊記外，絕無其他的有政治思想的著作，因此，在我們看，柴霍甫不過是一個尋常小說家而已。但是，有些事實也能證明柴霍甫是個間接的社會思想的改革者，雖則他寫的都非常瑣碎，雖則他的思想活像『柏林車站的意見簿』。但是從他的瑣碎與嘈雜中能找出另一個風味，他能獨樹一幟，並且是為許多許多人所喜歡的！那些人雖則不是我們這些人，雖是死去了的時代中的人物，但是柴霍甫究竟不是趨炎附勢的屈服於統治力量之下，而是在人羣中生活着的。

隨便把柴霍甫小說中的語句拿一句來瞭解，那就有一種特別意味，為當時的平凡主義的時代中所找尋不到！

他曾致信蘇佛林說：『唉，朋友，我是多麼的煩悶啊！假如我是醫生，我一定要到醫院中去治病；假如我是文學家，我一定要生存在人民之中，而不應

該是在瑪洛特米脫羅夫克嬉弄猿猴。必須要成爲社會與政治生活中的一個斷片，雖則是極微細的斷片。要是生活在四週不見天日，不見人羣，不見祖國，不見健康與食慾之中，那就不能算做生活。……雖然這些話是表示他的思想不健全，但是他的小說究竟可以由此證實：他不是供少數人的玩賞消遣，而是爲了人羣與生活的。

在另一方面，柴霍甫與一切的小說家一樣，雖則他感到不滿意的，但是爲意志薄弱的通病所羈，總是怨天尤人！他最初喜歡小俄羅斯，以後又愛俄羅斯中部；他曾憎惡聖彼得堡與莫斯科，但又戀着聖彼得堡與莫斯科的景色；這，都表明他是爲環境所窘迫罷了。——關於這些，從他的許多書簡中可以看到。

柴霍甫的人生哲學——正確些說，他的玄學——是如此的：「……我想真實的描寫生活的狀況，因爲在生活中有些地方是越出了範疇的。不過，究竟生

活的範疇是什麼我也不大明白，猶之我們中沒有一個人明白是一樣。我們都知道那不名譽的行爲，但名譽是什麼我們都不知道。我想將生活框在框子中，但這框子是人類心的試探品……」『我是想要成爲一自由的藝術家，並祇是我自己咀嚼這滋味，這並不是上帝賜與我的什麼力量。』『我懂得我神聖的神聖——就是人類的軀幹，皮肉，智慧，才能，感覺，愛情，以及應有的自由……』從這些語句中看到，柴霍甫是個特別人物，但是他的思想是亂七八糟的。他自己的本身就含了許多矛盾，無怪乎他總是時常多愁善病了。

不過，柴霍甫有一點特長是與一般的文人騷客所不同的，他不願避居深山古廟而愛過集體生活，並且好動而不好靜。他的肺病逼迫他不得不離開友人去治療，他就同蘇佛林訴苦說：『我沒有賓客無論如何不能生活。』『當我獨自一個人時，我就感到說不出的苦悶。』這是柴霍甫的一點特長了！

柴霍甫的諷刺作品曾有一次引起別人要與他決鬥，但實際說來，這些都是過去了的東西，在我們的時代中，柴霍甫的諷刺已成爲博物館中的陳列品了；爲柴霍甫所厭棄的暴力是我們時代中的武器。柴霍甫最後的著作櫻桃園，仍然不過是破落花園而已，仍然祇是代表『柏林車站意見簿』的思想，紊亂的包袱與皮篋，祇能表顯櫻桃園主人的家庭一時紛亂。這種思想雖至今仍保留在新俄的劇壇上，但祇是一部份人向西歐資本主義各國顯示俄羅斯的寶藏——一個破落的櫻桃園。實際上，這種帶有民族性的作品，在我們的時代中已不需要了。

總括的說來，柴霍甫對我們的時代——二十世紀的新時代，並沒有什麼特別貢獻，他雖有一些特長，他雖是個諷刺作家，但那些細微得像螞蟻般的東西，對我們，祇能留一些歷史的痕跡。新時代的文化是由舊時代的文化中產生出來，我們可以說，柴霍甫是舊時代文化中的特出人物，因此他遺傳給新時代

文化的也較多一點。假如我們可以這樣說的話：「沒有八十年代的柴霍甫，就沒有九十年代的高爾基」那就更能闡明這點意義，但柴霍甫僅祇是這一點價值而已，我們也不能增加擴大的說。總之，柴霍甫在八十年代是有他的時代的，這猶之九十年代的高爾基一樣；但是生硬的搬到現代來，那就畫蛇添足，成為多餘的事了。我們不是櫻桃園中的人物。

譯者因為國內對柴霍甫很熟，近來又有趙景深先生將他的全集譯出了一大半，名為柴霍甫短篇傑作集，分八大卷在開明出版，所以特找到這本柴霍甫的胞弟米哈所作安董、柴霍甫及其事蹟譯出，改名為柴霍甫評傳。譯此書的意思是想要使喜歡讀柴霍甫著作者明白柴霍甫究竟是一個什麼人。柴霍甫的名字在全世界飛揚着，但是柴霍甫對我們究竟貢獻了點什麼？關於這一切，這本書當

館解答詳盡。譯這本書時是着許多零碎時間中抽空譯的，本想全部譯完後再費一整天工夫校一下，但沒有時間也就沒有實行，譯筆既很生澁，前後都不是一氣貫通，在譯的技術上講自然是很欠缺，遺漏與錯誤處也在所不免，尙祈讀者指正！

這本書的內容，譯者祇取其正確而較詳細，比一切其他論柴霍甫的著作當能完美些，因作者是柴霍甫之胞弟，關於柴霍甫之一切經過，他都是目覩耳聞的。但是，這本書的缺點也太多！第一太瑣碎而且偏於私人生活，再，有許多是毫不相關的作者的個人生活的敘述。關於柴霍甫著作之詳細調查，此書仍不能見到。

有一點要說明的，是書中的稱呼：安董·巴夫洛維奇就是柴霍甫，安基珊也就是他。在俄國社會中，前一字（例如安董）是私人的名；中間一字（例如

巴夫洛維奇)是排名，或稱父名；後一字是姓(例如柴霍甫)。通常用第一字與第三字而中間一字則在文字上用之。(例如安董·柴霍甫)。在文字上用，例如書信上祇寫私名與父名而不寫姓，(安董·巴夫洛維奇)。安董珊是安董之簡稱，或通稱。安董絲克是安董之親愛的稱呼。以上兩種稱呼均須親友或自己父母稱之，不得冒昧用此。

書內的標點符號引用於下：

人名與地名都是用——

書名用~~~~

團體，機關，報章，雜誌都用「」文字，語言用『』

關於這本書，大概就是如此。

在譯完以後，承蓮妹幫助抄寫並整理，又承趙景深先生校訂並加潤色，特

此謝！

最後，希望讀者公正的批評。

譯者於上海，

五月廿二雨夜。

民國二十二年七月初版發行

實價大洋四角 (實價不折扣
外埠酌加郵費)

“柴霍甫評傳”

有著作權不許翻印

原著者 米哈 柴霍甫

翻譯者 陸 立 之

發行者 會 獻 聲

印刷者 神州國光社印刷所

總發行所

上海河南路六十號
無線電報掛號一七二七三

神州國光社發行所

分發行所

北京宣內大街
廣州財大前樓

神州國光社分發行所

H28

213015

H28
213015